



新聞概論

著 日本村廣太郎

譯 王文萱

現代書局印行

1932



新 聞 概 論

著 日 本 杉 村 廣 太 郎

譯 王 文 萱

現 代 書 局 印 行

新聞概論

實價六角

原著者

杉村廣太郎

譯述者

王文萱

校訂者

黃天鵬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出版者

現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分店

南京 福州 漢口 九江
北平 廈門 開封 成都
廣州 杭州 鄭州 汕頭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0, 5, 20, 初版

1932, 12, 10, 再版

1501-2500册

卷頭語

一 著者最初的願望，決定寫成一本涓博 (Pedantic) 的書。但是寫到中間，纔知道涓博的書，唯有學者才會作的，不是強不知以爲知的人所會作的。

一 無徒拿一樣的事複說或引伸，而依這種調子，插在中段的橫道，有些像學者的態度。橫道空隔一行，以表明與上文的區別。箱子式的標題沒有空行者不是橫道。

一 這本書的內容，大部分是別人到現在還未嘗寫過的。同時也有些是別人從前提出來研究過的。

一 從上一點看來，這本書加到「常識講座」裏面去似乎不大妥當的。凡是有

這種感想的人，著者要推薦畏友下村海南的佳著「新聞常識」。

一 編輯的時候，對材料予以援助的諸君（名略）著者表示十二分的感謝。

昭和四年五月四日

楚人冠

二

一 一九零二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日人松平君平的「新聞學」，這是中國有新聞學的第一部書，也是國人知道新聞成爲一種專門學問的起頭。

一 這二三十年新聞界受日本的影響很大，新聞學著述取材於東藉着實不少，而介紹的工作，終沒有人繼續的擔任下去。

一 從前在北京新聞學會的時候，徐寶璜先生和我嘗有編一種新聞學叢書的

計劃，後來上海申報館同事戈公振先生也勸我介紹點東籍給國人，因為人事的牽纏，老沒有工作的閒暇。

- 一 初秋到日京來，這多年的計劃却實現了。約了幾位同志 各人選擇一二種，而由編輯幹部審定刊行。叢書第一種却是吳定九先生的「新聞事業經營法」，其第二種便是「朝日常識講座」第十卷杉村廣太郎的「新聞之話」。
- 一 這本書對過去，現在將來，講得十分扼要明晰，最適合於初學的人。社友王君文蒼的譯筆，也很流利，但有幾點無大緊要的我們酌量的節脫了。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一日

黃天鵬

目次

第一章 新聞紙的發生

新聞紙能撤謊嗎

新聞紙的勢力是什麼

第二章 新聞紙的起源

第一節 原始期的新聞紙

第二節 初期的日本新聞紙

第三章 新聞紙的變遷

第一節 經營上的變遷

營利的事業與倫理

新聞概論

第二節 機械上的變遷

(一) 印刷機械

(二) 攝影與新聞紙

(三) 印刷用紙

新聞紙的保存

第三節 紙面上的變遷

第四章 近代的新聞紙與其種類

第一節 近代的新聞紙的特色

新聞紙的題號

第二節 新聞紙的種類

(一) 朝刊 夕刊

(二) 週刊 日刊

(三) 地方 中央

(四) Trade Paper

第五章 News 的意義與其類別

第一節 News 的語原

第二節 News 的兩義

第三節 News 的定義

Interest 的語意

第四節 News 的類別

(一) 硬派軟派

(二) 露出事實與心理事實

(三) 突發與豫定

(四) 定期性 不定期性

(五) 記錄 推測 豫想

(六) 孤立事件與繼續事件

(七) 目擊與傳聞

第六章 新聞價值 News Value 與其由來

第一節 新聞價值的基礎

(一) 急速的定期刊行

(二) 急速的發行

第二節 新聞價值的減殺與消滅

(一) 廣告的意義

- (二) 私事
- (三) 違反良善的風俗

第七章 近代新聞社的組織

第一節 編輯與印刷

(一) 編輯

社許是非論

投稿的八難

(二) 印刷

第二節 販賣與廣告

第三節 補助與服務

第四節 販賣的限制聲

第八章 通信事業與通信社

第一節 通信事業的性質

第二節 通信的方法

第三節 世界的通信社

- (一) 路透社 (Reuters Limited)
- (二) 合衆的 (The Press Association)
- (三) 其他的英國的通信社
- (四) 哈佛通信社 (L' Agence Havas)
- (五) 拉斯通信社 (T. A. S. S.)
- (六) 德國的通信社
- (七) 聯合通信社 (The Associated Press)

(八) 合同通信社 (The United Press Association)

(九) 新聞聯合社 (日本)

(十) 日本電通社

第九章 將來的大問題

第一節 合同的大勢

第二節 新聞俱樂部

(一) 美國

(二) 英國

(三) 德國及其他

第三節 無所不爲的新聞紙

第一章 新聞的發生

「欲知道；欲使人知道；欲被人知道。」這種聲浪是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一種共通的願望，由這種願望才產生新聞紙。

由「欲知道」的願望才生讀者，由「欲使人知道」的願望才生新聞紙，由「欲被人知道」的願望才生新聞的廣告。

這三種慾望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有的。從這些慾望產生的所謂新聞紙是與人類同時發生的，就是人類發生於這世界的時候，新聞紙也就產生了。可是牠的形體沒有完整。有人說「海濱的砂灘上殘餘着人的足跡」是新聞紙，也就是這個意思，「砂灘上的人的足跡」就是為欲使人知道那人往來的踪跡。依此意

味，那末貧民街裏的女人們的井邊會議（二），實在是沒有印刷好的新聞紙。他們互相談着四鄰台壁的有無事。談話者的心無非是欲知道她所不知道的，及她已知道了的，欲使別個沒有知道的知道吧了。設探訪相漏，傳達不實，那末這事就增添熱鬧了，也有故意的枉傳事實。其中當然也有要辯駁正誤的人，這就是自然地實行新聞紙法的正誤辯駁。

在早上遇着相知的時候，雙方先說「早安」，再說什麼「昨晚熱哪」，「今朝冷哪」。一方若說：「這樣熱是六十年來未曾有的事」！

一方則「在這種天氣，想到那個涼的山裏住去」？

「要是這樣，那末好地方是有的」。

（二）井邊會議：在日本長屋——貧民窟——許多人家用一個井，所以在空閒時工作時就互相在井邊談笑，飲茶之井邊會議。

「那裏」？

「某處某處」。

「不要錢嗎」？

「很便宜的」。

統括這個問題，却好成爲新聞紙的形體：起初說的「早安」於呼喚的意味上，就是新聞紙的題目；「冷哪熱哪」，就是學藝記事；尋問「那裏是涼的地方」，就是時評；「不要錢」，「好地方有的」，就是廣告。這二個人在相遇的時候，就製造一張新聞紙了，不過只是沒有印刷，沒有販賣的談話罷了。

人類因有欲知道事物的慾望，故一天也不停止的欲知道所能知道的事。因爲有這種知識慾，人類才前進，如學校書籍教會以至租書店僱人介紹所等都是爲欲滿足想知道事件者的願望而產生的。當二三個人相遇的時候，所談的不是

爲着想知道自己所欲知道的，可說是沒有。如說着「愜好呀」，「近狀如何」，這些都是這個意思。

新聞紙是尋覓 News 而應人類的需要及慾望。這種需要不是新聞紙做的，是古來始終存在着的。新聞紙是從這種要求裏發生的必然產物。有這樣發奮的人（注），也就是根據這個道理。

在這「欲知道」的慾望以外，人類還有欲使人知道的慾望。自己所知道的事不能祕藏在肚裏，一有機會就要使人知道，這種要使人知道的動機很多也有爲假裝着我是知道的術學似的人；也有爲着如其他人不知道，心裏像不舒服似的教育的人；也有好像不說出自己知了的事，心裏要發漲的，全部說了以後，心地就像輕快似的；也有使人知道人所不知道的事，是使人悅樂爲志願的。這

(註) Casper S. Yost: The Principles of Journalism.

些動機也說不盡，可是總括地就是因爲了有欲使人知道自己知了的事的慾望。

遇着一個知識大概與自己一樣的人爲對手，感到使利而且愉快；若知識相隔太遠，那末不論講什麼，對方都是不明瞭，那就困難了。這就是雙方不能理解，因爲不能理解的關係，所以不論說什麼，商量什麼，怎能有興趣呢。因此人類自然會想尋求水平線的知識。這不但於知心友人間如此，即組織社會形成國家也是如此的，而感情才可漸益濃厚。由這種尋求知識水平線的心，所以於人類之間就早發現了欲知道的機關。同時產生了欲使人知道的機關，這就成爲新聞紙原始的形體，其中如引札木版俚歌請賣的瓦版及 *News Sheet* 等都是的。

在「欲知道」欲使人知道」的慾望以外，還有欲被人知道的慾望。自己所爲所行的即一絲之細也想被人知道。誰都這樣的望有，全然不望被人知道的是

惡者或閻人們，平凡的人想要被人知道顏面，知道名字，知道事業，知道商品，因此不恤出相當的犧牲。那些希望欲被人知道的人，一定切願經過多數人的手，接觸 數人的眼，這是當然的次序，而這種慾求是促進新聞紙發達的事是無疑的。

要之人類牛來就有那三種慾望，所以促進新聞紙的發生，新聞紙的萌芽。當活字印刷機器印刷用紙沒有發明的時代，就沒有印刷沒有分送的與人類共存在着。人是有做新聞的天性，所以做新聞紙的是人類，像亞里斯多德說：「因為生下來就是政治似的動物，所以發生政治；人生下來就不能安住於現實的世裏，所以常拘着尋求人類以上的東西的心，因此發生宗教」。新聞紙與這路徑是全相同的，反過來說新聞紙不外與政治宗教同樣是心的反映，故有人類，就有政治宗教新聞紙。

以人類爲新聞紙的對象的時候，分爲三種：第一是做新聞紙的人，第二是看新聞紙的人，第三是爲新聞紙種子的人。做新聞紙的人是新聞記者及經營者，看新聞紙的是購讀者，爲新聞紙種子的人是世間的，般名士及做引人注目的事的人。這些現在不容再加說明。同時這三種是明顯地區別着，不同的事也不容說了。可是最近五十年間，因新聞紙的進步，故這三種區別漸次地雜亂，終於使這種區別幾乎沒有。換言之即到了知道沒有區別。

新聞紙是人心的反映，所以不論到那裏，離了人類是不能製造的。因爲讀者與一般的世間是人類，所以離開了讀者與一般世人是不能製造新聞紙的。新聞紙是新聞記者製造的，這種觀念是一種最傷的迷信，雖新聞記者沒有受讀者與一般世人的指揮，可是是爲讀者與一般世人所融合了的要求代辯。新聞記者一個人能任意地製造新聞紙，這種觀念是與說着只根基記者的原稿，排字的印

刷。製造新聞紙者一樣的錯誤。新聞記者不過取捨調節讀者與世間那些不存心製的原稿來轉遞吧了。這種說法，決不是學最近在美國方面攻擊新聞紙者的口頭禪，他們一談到新聞紙，就罵現在的新聞紙的確常常諂媚讀者，畏懼廣告主，不能發揮像從前那樣的自由獨立的事了。可是這裏說的比它廣大多了，有意義多了。即新聞紙不能超出讀者與世間的圈外，不是諂媚畏懼的問題。任新聞紙怎樣苦思焦慮，到底也不得超出人間以外。最好的證據，如英國有英國式的新聞紙，美國有美國式的新聞紙，看了以各自國家的國民性為背景的一點，就可明白了。日本的新聞紙，也是與日本的國民性協合而成立的，而生存的。設有非日本國國民，要在日本辦新聞紙，而忽視日本的國民性，是決不能成功的。照這意味而說，那末新聞紙不是少數新聞社社員製造的，國民製造的，是人類製造的。

新聞紙能撤謊嗎？

世間說新聞紙是登載不確實的事實的，而往往攻擊之，尤其是偶然碰到誤報了關於自己知道的事，立即注目而武斷地肯定着說，「呀！新聞紙儘說謊哪」。這種攻擊確實也有合理的地方，但是新聞紙的記事，任怎樣周到地探查材料，任怎樣精密地精選原稿，而要免去一切的錯誤，這是不可能的事。可以不必問是爲什麼，因爲這些人製的。

新聞紙傳達不確的消息，那是常有的事。但世人常傳播不確的事實，比她還多，也許不是存心說謊。然人類在全年裏儘說些沒有經過考慮和不去探搜聲相的謊言，因爲人類沒有一件一件去慎思熟慮自己所做的，而任一時的衝動，

(註) Graham Wallis: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就不覺地做了沒有考慮的事。像Graham Walls說的「用電影機將人自己所爲的攝取，隔一天叫那個人來看，多半是不會想這是自己昨天所爲的。同樣的若是將人說的話一一去速記下來，或收入蓄音機，次日叫那個人來聽，一定要驚奇爲何自己說了這樣的話」。人既這樣不覺地說了謊言，而這些謊言漸次地傳播到新聞紙，所以新聞紙多不實的報道可以說是當然的事。

前年法國的軍艦拜耳浦耳號於暴風浪中失跡，友艦耳培耳遜號去探搜下落，這事是在青天白日下的。那時突然發見友艦的信號，故全船的官員，一齊向着發信號的方向去。當時不論校水兵，都看見豎着救助信號的幾隻端艇 (Boat) 曳一隻筏，日滿載着遭難者而來。於是在這時候趕緊放下端艇你可救護。在端艇上的將校水兵，都說將近那注視着的遭難船時，隨着看見那只船上的許多人，撐開二手作求救的姿勢，並且又聽到聽不清的聲音唔唔地嚷着。可

是靠近一看，豈知先前所見的那只遭難船不過是從附近海岸上流來的滿着枝葉的樹吧了。那時在端艇上的丁字不識的文盲，受過高等教育的將校都，不約而同地說先前所目睹耳聞的不是這些樹枝和樹葉。

這是 Gaston Le Bon 書中(注)的一段故事，著者稱此謂「集合的幻視」。這種「集合的幻視」於世間是很多的。所以才有瞎三話四的事。故若因不是二人，這樣說的，而是大家異口同聲這樣說的，所以確是沒有錯誤的，這樣的速斷，是決不可以的。畢竟人類於不知自己的謊言中，確信了謊言而說出的事是不少的 Le Bon 舉的那海上的故事，不過示其一例吧了。

在德國的甘命次開心理大會時，有一天突然一個男子粗暴地開門逃進來，後面又跟着個拿手鎗的男子追進來，於是二人開始在會場中央格鬥，一個倒

(注) Psychologic des Fouls.

了，一個跑到上面放了手鎗後，二人逃出場外，其間經過惟二十秒鐘而已。這是預先祕密準備在大會裏的把戲，這場騷擾完後，同時會長就請到會者即行把那時的情形寫出，當時就寫好了的四十份裏面，關於重要點的誤報在二成以下的只有一份，二成以上四成以下的十四份，四成以上五成以下的十二份。餘剩的十三份傳達錯誤至五成以上，尤其可驚的是於同樣的誤報中，捏造事實到一成的計二十四份，一成以上的十份，一成以下的僅六份。換言之，即十份是撒謊，二十四份是半撒謊，稍微足以據信的僅六份。

這是 Water Lippmann 書裏(注)的一段故事，將一霎前自己目觀的事當場赤裸裸地寫出，還發見這麼多的錯誤，那末大部分不是自己目觀的，只是把道聞的來報道的新聞記事的事，並不是無理的，可以察見了吧。

(注) Public Opinion.

目觀的依據力是因目觀者的種類及感覺的型式而異，泰晤士報的一個記者這樣說過的（注）。依了這種立說，則觸覺視覺往往容易被欺蒙，如聽覺關於察知音響的根源與方向等，確是難於依據的。尤其在聽別人談話時設有未曾聽到的地方，自己就從這談話的要領裏斷測，致糊裏糊塗的把想來的話去添補視覺，也是同樣的難期正確。如距離與數量的測定，尤其像羣衆的多寡最易錯看，因有這些弱點，若是引記憶線而傳達所想像的那末錯誤的漸次傳播的事，是易見的道理。

人類遇着少微珍奇些的事，在沒有確定之前，就感到興味而向人去說，聽的人也又不問真偽，再向第三者說了，這樣地轉傳致誤傳沒有止境，從這一點看，那末新聞紙比世間的一般人是算謊言較少的組織了。有經驗的新聞記者，

(註)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Aug 18 1921.

即使聽到珍奇些的事不是像外行那樣的感到興趣，先即疑其是否謊言？聽到有此興味的 News 時，先疑其是否真偽，這是全體新聞記者。在教會的地方輕易聽聞輕易相信，那是只限於整個新出茅廬的記者。當起初即疑其真偽，所以若不是十分確實的，自然不會拿到編輯那裏去。而拿去的當編輯整理任務的記者，定有多年的經驗，故對於事實的真偽，有銳敏的鑑別力，奇離的睨視的是決不輕易登到紙面上去的。若玩笑似的輕率地登了，沒有確定真偽的事，也許一時可使讀者喜悅，可是常常如此，是足使新聞紙信用墮失，這大家知道的事。連續地說謊，決不是新聞紙生存的方法。

新聞紙的播傳不實的消息，是從三條路徑來的，第一雖知道不實，但將不實登載，即所謂機關報或是無廉恥無體面的惡德報；那是有目標而為的，若是有相當地位的大報，是決不為的。第二是不知其不實，而將不實登載，這因為

是沒有傳播不實的意思，所以比前者罪輕些。至於調查的粗漏，編輯的失着，當然是新聞社的過失。但因事件的大小輕重如雖怎樣地期望着調查的高全，而結局仍不得明瞭其潛在奧底的祕密的事，在世間是很多的。那些稍一注意，能看破其真偽的，和確用了種種機關去探查，終究也不得窮其真否，像這樣複雜的不實，雖也一樣說是過失，但是有顯著的輕重之別。對待像這樣的新聞非有急速的探訪不可的。設依其過失的性質，我想批評自然不會沒有寬嚴之別吧。

第三是知其真實或知其不實，又沒有絲毫要傳不實的心，然因不味表示方法，而生傳不實的結果。不問現在的新聞紙上及新聞紙以外的世間，這總是傳不實的最大原因。某次有這樣的一回事，有一個人於往吉原去的途中，被殺於和原去的途中是事實，被殺也是事實，但是將這件事寫成「於往吉原去的途中被殺」，但無論怎樣不能推他是因遊興而去的。於是再選想像那末大半因噪架

而被殺的吧，也是沒有方法解說事實。是因他想抄近路而於途中遇了狂人而被殺的，這記事雖無錯誤，但因記事的表現方法不精，致傳與當事人的平生完全相反的事實。像這樣的事很多人於每日每晚不注意地口說着。

是故在新聞上發見不實的記事，都是由右舉的不同的路徑來的，除第一種外則不可一概的非難着「只是說謊」。像現在的新聞社不獨於事先設備了各種機關來確定真偽，於事後也因不要再生過失，而也有諸種的設備，希望沒有謊言並且絕根。然要其絕根則惟有當世界裏的一切的人不撒謊的時候方可。

上面所述的是從新聞紙發生的次序，進而說明新聞紙上發生不實的報道，是自然的歸宿。但是為新聞紙不實的報道辯護的意味絲毫也沒有。若明瞭沒有故意去傳播不實，但人間的謊言自然地會雜到新聞紙裏的一點就好了。

新聞紙的勢力是什麼？

於次序上對於新聞紙的勢力也想說一下，這不是妄然地入於傍道似的吧。一般的新聞紙雖然每天到人的手裏，但是很多地方往往被人誤會着：新聞紙是像人家不知道的密造酒似的，誰也不知是在那裏製造的時代，和是不肯讓人家知道如噤口藥似的勅令似的，突然從一個神祕的境地裏撒出似的時代，在這樣想念的時代，對於新聞紙發生種種誤解是當然的事。可是當現在自組織方面到作業方面，都盡量地要使公開的時代，對新聞紙一般還是缺乏理解，這要說是不可思議，實在是不可思議的現象呀！

像新聞紙的勢力這句話，許多人也是含糊的用着，真了解新聞紙勢力的有幾個呢？原來新聞紙的勢力是什麼，這種勢力是否實現地存在着，我想從這幾

貽來討論一下

簡明地說，新聞紙可以自由在地翻弄個人的名譽，有的因新聞紙而遭了本來沒有的污名的；也有因新聞紙捧場而一躍成名的，新聞紙的筆所向的，善人可成惡人，悖謬的也可以像偉人似的膾炙人口。

若是這樣的來解說新聞紙，那末受賄的事也是很多了。因新聞紙而名譽敗毀的，是因為本來有着能傷害其淺薄的名譽的緣故。若是因新聞紙而得成名的人，也不外預先有了可成名的基礎吧了。說道新聞紙的筆是自由的，但是往往不能以白爲黑，同時也不能以善爲惡。一、二家新聞紙曲了筆寫些反事實，但要其他的新聞一齊這樣寫着，這是不可能的。這一、二家新聞紙與多數同業的方針是全然相異的，而其傳播了這些消息，結果是貽笑於世，墜落聲價吧了。假定一切的新聞紙，爲或種關係致一齊將白爲黑，但是像這樣『明的謊言』，只能被

認一時，長時期內是會漸漸水落石出的。爲了這種緣故，而一齊動同樣的筆，是會水落石出的。但是現在還說着日本的新聞紙儘說謊話，這是莫大損失。

又有人說新聞紙是社會的木鐸，筆的力量可指導世界，輿論的源泉在於此，政治外交的指南也在於此，這是新聞紙偉大的理由，果是這樣的嗎？

木鐸這東西是沒有看見，所以新聞紙是這樣東西還是別的，那就不知道了。但祇對於指導世界一點，有些異論。新聞紙決不能指導世界的，既非輿論的源泉，又不爲政治外交的指南，照這樣說法，也許要叱責我是侮辱新聞紙了吧。但是從新聞紙的發生次序上着想，是沒有能夠那樣的理由。

新聞史家（注）分國家爲二種，即言論自由的國家，與言論不自由的國家。在言論自由的國家，則國民能經議會裁判所及新聞而自由地說所其欲說的話，

(註) R. A. Scott James: 'The Influence Of the Press.'

這樣的說明着。依這個意思，那末新聞紙是替代國民說話的機關，也就是只替代國民說他們所欲說的話。若無理加欲說他們不欲說的話，是絕對不可的。不論有怎樣大的記者出來，有怎樣大的新聞紙發現來，主唱與國民思想全然相反的事，而想指導那是沒有能夠的。這就是不知表現的方法，不合表現的手段。而代替國民表現已在民間醞釀着的思想吧了。這種醞釀是一部分的國民，還是普及一般民衆的事，暫時當作別的問題。總之表現與國民全然沒有關係的思想，是不能看到國民應答的態度。既沒有這種應答的態度，那末在那裏可以指導呢。前年在尾崎行雄爲東京市市長時代，提出東京市收買電車市營案時，東京全部的新聞都起來反對，此案也在東京市民界沒有回答，那末負有輿論源泉的新聞紙的議論，終於不是不爲輿論的源泉嗎。

世上對於我們新聞記者有許多人說，「你們寫些趣聞才可以好好的吃飯」，

說這樣無理的話是太難了，新聞記者是不能這樣隨便地寫些放肆的事和趣聞的。比如自己有了新聞，也決不寫些自己一個人的恣意似的事的，何況是在新聞社的一個社員的地位，怎樣任意地寫呢。

新聞社愈老愈有他的傳統議論被其纏束，編輯也準此而行，爲要增自家新聞紙的信用，顧自家的地位，所以不執意的筆的。任意的事是不顧世間的思想，時代的精神和一國的輿論的；是單表現記者一個人的主觀。若是這樣去做，那末新聞社的毀滅就立刻到來。

如(注)說的，說是寫任意的事，但如羅馬法改宗於 Methodist 教及黃銅的釘可當滋養食品，那是不說的吧。若說頭山滿赤化，誰能信呢？說尼崎行雄受賄，恐怕誰也不以爲真的。聞的記載要得到事實的正鵠，纔須讀者實在的首

(注) Hilbre Belloc: The Free Press.

肯不可。於這種嚴重的監視之下，製造的 聞紙怎能揮那自由任意的筆，能於沒有國民的背景和應答下飄然地製造輿論嗎？

歐戰起的時候有的說是英德兩國的新聞紙所互吹的原因，這是和說內柯耳潑和亞姆斯統的製品的販賣，故隱然動德國而起了戰爭是同樣的。任新聞紙怎樣說，總緣德意志帝國始創以來的自我的伸進，英國對此再沒有這樣憎惡怨恨了，故不過因壞領的一角起的一件暗殺事件，就一賭二國的國命而相戰了。日本之加入戰團，也是依日英同盟的情誼的解釋，以外乃因中日戰爭後的三國干涉，而對德國恨徹骨髓，故即起攻略青島的兵。綜而言之，背後有國民的怨恨，所以戰禍發。若是沒有這層，如新聞紙的一點勢力，怎能夠呢？

新聞記者及新聞紙都是一些不客氣地寫些恣意的事，像這種說法，是看新聞紙爲超然，處於社會以外的一種高蹈的組織的一種陳腐思想。新聞紙也是一

個社會現象，所以也受其他的社會現象的支配，也要被加裁判。設不顧人爲的抑則儀式習慣，或是環圍着這些的國民思想的傾向和精神，而寫些自己任意放題的事，到底是不可能的事。

新聞紙寫些什麼，登些什麼的問題，自然是當編輯職務者去決定，但這任編輯職務者忘却了背後是有世界時代國民是不可的。

要之，新聞紙不是新聞社製造的，是社會製造的，國家製造的，有社會有國民的地方，新聞紙的胚芽早已經發萌了。不過達到被印好的新聞紙時代是需要多少的年月吧了。

原书空白页

第二章 新聞紙的起源

第一節 原始期的新聞紙

說到新聞紙起源的人，一定舉出中國的「京報」羅馬的「Acta Diurna」的這兩種是在世界上的新聞紙的始祖。

「京報」是官報的一類，從周朝就有，一直繼續到清朝的滅亡。若是始自周代，則至今約三千年了，無論怎樣可以說是最古的新聞紙了，可是不知道誰這樣說的，在戈公振先生的報學史，和小野秀雄氏的新聞史裏多沒有認承此說，二書都只承認「邸報」邸是諸候在首都的邸宅，因為由此「傳抄一切詔令章奏

報於諸候」。邸報是流行於後世歐洲的 *News paper* 一類的東西，邸報始於漢朝，又稱雜報，朝報條報清初改名京報，又稱塘報驛報（一）。所以像是由漢朝繼續到清朝的。最初是諸候之間同看的，後來漸次的民間也看了。假定是從漢朝起，那末雖今約當二千年前了。

「*Acta Diurna*」是在羅馬共和時代發生的，與右舉的邸報大概是同一時代。因誰都沒有看見原物，所以關於由何時才有，是怎樣的一個東西的問題，異說紛紛，不知信那一個才好。一般的傳說，是 *Julius Caesar* 在政務廳的壁上揭示軍隊的調動及官吏的任免的東西，手抄了這個再送發於地方官，這就是 *Acta senatus* 和 *Acta Diurna Populi Romani* 的二種。前者單在 *Julius Caesar* 執政時發行的，到他兒子 *Augustus Caesar* 即位，因他好獨裁專制，而覺其無用，

故廢棄之，可是以後的執政者把它一直繼續到帝政時代。Karl Bucher: *Dien Firschung der Volkswirtschaft* 後來 *Dina* 這字成了 *Dirnal* 和 *Jonal* 最終轉到現在英語的 *Journal* 的一點是引起多少的興味。

這二種，說到新聞紙的故事時，一定每次引出來的所以加一點的說明。同樣的東西，恐怕不只限於中國與羅馬，故推測着也許其他的國家也行這類的東西。

與這樣相似的有叫做 *News Letter* 的，這是當羅馬時代已經發生了。在中世紀到近代的初葉，這是最盛行於歐洲的。最初住那些在本鄉的貴族和富豪，雇了中央都市的人，使他報送該地的消息，起始在中央都市裏這樣寫送情報的人，是受雇一個主人，而單對這個人寫送，可是後來因需要的增加，乃成爲一種通信者的職業，一時應接許多顧客的需要，在沒有助手的時代，一一都

是手寫的，俟印刷術發明以後，也慢慢地印刷了。

News Letter 是私人給私人的信的形式，所以信裏面隨便寫着什麼，都不受何等法律上的裁制，在取締公刊物極度嚴重的時代，若是在公刊物上寫了些顯明的事則有意外嚴刑的憂慮，所以這種 *News Letter* 到新聞紙發生以後，還是相當的盛行着。

這是英國的故事，但 *News Letter* 被印刷以後沒有多久就改了固有的信的形式，為冊子體裁。題有一定的名號而發賣了。這是登載 *News* 的冊子，所以稱為 *News Book*，這是由數頁合訂，成的冊子的形體，所以稱為 *News Book*，也沒有什麼不當。在英國最初發行的是 *Oxford Gazette*，就是現在的 *London Gazette*，這是一張印了二頁的東西，不能稱之謂 *Book*，只平常稱之謂 *Paper*，這是 *News Paper* 的起源（注）。

在英國以外這種 *Newe Letter*，只異其名而也行於各方，最初以寫送政治問題及街頭的雜事為主，後來商業也漸次地利用牠了，到中世紀，都市的勃興時，如威尼斯，安特衛普 (*Antwerp*)，紐蘭濱，*Frankfort* 等處都成爲這種通信的中心地。而這種通信也銷路很廣。

應稱爲新聞紙的先驅的東西，一種種的發生出來，而漸次地發現與現在的新聞紙相匹的東西，然印刷術的發明爲助長其勢力，這是不容說的了。

最初發現具有現在新聞紙的形式的，要從意大利說起。當一五六六年在凡尼斯發行一張印刷好的 *Notizie Scritte*，這新聞以意大利貨幣——*Gazette* 販賣，這 *Gazette* 的名詞，誰都叫慣了，因此稱現在的新聞紙爲 *Gazete* 一般傳說這

(註) *J. B. William Ah storof English Journaism to Fo ndition of the Gazette.*

是 Gazette 的由來，這像是俗說的噓話因 Gazette 抵不到日本三錢的小貨幣，在那個時候，最初發行的新聞紙的價值是太低了。Gazette 是從希臘語的 Gazi（寶庫之義）來的一說，似乎是確些。Magazine（倉庫之意）是貯藏各種材料的意味，而被用在雜誌的意義上。因為 Gazi 是收藏各種貴重記事的寶庫（注）的意味，所以新聞紙方面是容易接受這個意味的，這種詮索是沒有什麼錯誤的。這是很有的話，所以敘述一下。

在德國當十五世紀的中葉，印刷發明以後，不久就首倡了 Relationen 和 Neue Zeitungen 等產生，像英國的 News Book 似的東西，可是發行總是極不規則地忽停忽出的。待活字印刷術發明後，過了百六十三年，即一六一五年，有個德人叫 H. Brunel 的 Die Frankfurt r Zeitung 產生，這大概是德國新聞紙的

（注）J. B. Williams: A History of English Journalism.

元祖了，這新聞紙到現在還是續刊着，稱爲世界最古的新聞紙，而 *Rimmel* 被稱爲「新聞紙的祖」。

在法國當一六〇五年，有個似乎叫 *Mercurie Francoise* 的新聞紙產生，這也是發行極不規則的。正式的新聞紙以一六三一年創刊的 *Gazette de France* 爲始，繼紙當 *Dr. Theophraste Re audot* 創刊的時候，在開地納爾里修留的擁護之下，像機關報似的服役着。

英國最初發生的新聞紙是一五八八年發行的 *English Mercur*，現在這報的五十號五十一號五十三號這三份，說是被保存於英國博物館。可是到了一八三九年，發現所保存的是一七四〇年間的偽物，因爲判明稱 *Mercurie* 的新聞紙不是在那時代發行的（注），這紙被認定是偽物，那末英國最古的新聞紙，誰都

(註) *Jam's Grant: The Newspaper Press Vol. I*

知道是在一六三二年創刊的 Nathaniel Buttery 的 Weekly News 了。Weekly News 是簡稱，實在是稱 weekly News from Italy, Germany, Hungaria, Bohemia, th, Palatinata, France and the Low Countee 這樣長的名字。登載地名所明示的諸國的報道為主。然稱爲週刊與現在新聞紙的題號似乎不同了。於一號中有不能容納的材料則同一個第一號，出第二次或第三次。總之這是英國週刊而成爲英國新聞紙的始祖，日刊新聞是一七〇二年三月十二日創刊的 Daily Courant 爲祖。

至於美國最古的新聞有種種的異說，最先當一六九〇年七月在 Benjamin Harris 發行的 *Puulck Occurrence both Foreign and Domestick*，但是這新聞不久就被禁止發行，現在美國所存在的新聞紙中以一七五六年創刊的 *New Hampshire Gazette* 爲最老。一七五六年是約在美國獨立戰爭前二十年。

現在把那些各國最古的新聞紙的創刊年月的順序列出：(Frederic Hindon:

History of Journalism)

Notizie Scritte	Italy	1570
Di. Frankfurter Zeitung	Germany	1615
Weekly News	England	1622
Gazette de France	France	1631
Postochristikes Nydning	Sweden	1644
Mercurius Politicus	Scotland	1653
Courant	Holland	1656
Publick Occurrences	America	1690
Public Occurrences	Ireland	1700

Gazette	Sussia	1703
Gaceta de Madrid	Spain	1704
Gazette	India	1781

再將現在還繼續發行的最古的新聞紙列出。(Sells the word Press, Ayers

American Newspapers Annual,)

Die Frankfurter Zeitung	Germany	1615
Post och Inrikes Tidning	Sweden	1644
London Gazette	England	655
Edinburgh Gazette	Scotland	1690
Stamford Mercury	England	1695
Vossische Zeitung	Germany	1704

Dublin Gazette	Ireland	1705
Leeds Mercury	England	1718
Lisester Journal		1753
Freeman sJournal	Ireland	1763
New Hampshire Gazette	America	1756
Newport Percury		1758
Newcastle Chronicle	England	1764
Connecticut Courant	America	1764
Salem Register		1768

這些初期的新聞紙，經過如何的變遷，發達到現在的狀態的一點，將漸漸地敘述，可是先要一敘日本新聞紙的起源。

第二節 初期的日本新聞紙

說 Homer 與 *Iliad* (注一) 和孔子的「春秋」是新聞紙的始祖 若是從這種超概括的議論看，那末大約言源隆國卿的「今昔物語」和「宇治拾遺物語」不是不能說是日本新聞紙的祖先了。但是這些總是說些過去的歷史，他的性質大多與拿遠報「新的事實」為生命的新聞紙是不同的事，現在不容再當作新的事實來辯說，像 Homer 這一篇詩是那時的詩人預先作好在於定期的 Olympic 祭禮時走着而讀賣的，從這一點看，有人說這就是「定期刊行物」的元祖(注二)這是有興味的觀察。

(注一) Henry Nalls Alden: Magazine Writing and the new Literature

(注二) *Iliad* 是說 Troy 征伐的事的詩

日本也很早就有因對於那時的政治和風俗加以痛烈的諷刺而遭戮刑的。在言論不自由的世界，因欲洩心中的鬱憤，所以作些俗諺來發揮，這是在平安朝的中頃已經發生了。（日本初期假新聞紙的東西舉例從略）

從前速報主義早已實行，如戲曲及淨瑠璃的時事劇把那時發生的時事而編成的。如元祿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浪花五人男，在大坂處刑，迎松門左衛門立刻以此編成淨瑠璃，於同年九月九日，開演於岡本文金座，享保七年四月六日，千代半兵衛夫婦情死的事，紀海音即日把它編成雜劇，立刻在豐竹座開演，這些都單就是沒有印刷吧了，確實是新聞的速報。

在舊幕府時代，幕府的布令，官吏的任免等，一一的筆寫在一萬石以上的

(一)淨瑠璃爲日本國有歌詞曲。

(二)日本電報通信社 新聞總覽明治四十年版。

大名旗本上，而配佈的叫「御沙汰書」，這是明顯的官報，沒有受右面的頒布權利的人，依賴諸藩的留守居役，稱為坊主的幕府小吏所筆寫的買來。這是同中國的邸報的宗旨是相同的。

新聞紙似的東西，一次一次的發現，新聞紙出現的氣運早已經成熟了，到了幕府末期，開始與海外交通，同時十分地感到明瞭海外事情的必要，故以海外記事爲主的新聞似的冊子，絡續地發生，最古的是在弘化三年（一八四六年）出的荷蘭的 *Neider Land* 的翻譯，與嘉永六年（一八五三年）出的澳門月報和解（和解即日支解），從這個時候起，盛行外國書籍雜誌的翻譯。政府也於蕃書調所發行荷蘭新聞的翻譯，當文久二年出的「官版 *Batavia* 新聞」即在荷蘭領的 *Batavia* 發行的蘭語新聞的翻譯，命書店萬屋兵四郎發行之，這怕是在日本第一用「新聞」的名字了吧。後來漸次發生蘭語或英語及漢字新聞的翻譯，同時

外人經營的新聞紙也發生了。其中特別不可忘記的是岸田吟香本間，及漂洋到美國受了美國教育回來的日本人 Nozoe Hiko，事濱田彥藏（注二），他們三人協力而辦的「海外新聞」，牠的發行部數有數十部，似乎大多是奉送希望者的。

以上那些新聞雖為新聞但都是半紙二折或數張半截美濃紙所訂成的，全然和英國的 *Newspaper* 一樣是冊子的體裁。像現在印好的新聞紙的體裁一樣的是當明治三年十二月在橫濱創刊的「橫濱每日新聞」，這新聞在明治十二年遷發行所於東京，改稱「東京橫濱每日新聞」，後來又改稱「每日新聞」，再改稱「東京每日新聞」直到今日，因此「東京每日新聞」是日本帶近代意味最古的新聞紙了（注一）。

（注一）彥藏的事詳於土屋元著作「新聞の元祖」裏

（注二）橫濱商業會議所發行：橫濱開港五十年史下卷

於「橫濱每日新聞」之次在東京有三大新聞創刊，即「東京日日新聞」（明治五年二月廿二日創刊），「日新真事誌」（同年三月十七日創刊），「郵便報川新聞」（同年六月一日創刊），其中「日新真事誌」是英人 JOHN R. HUGH 經營的，同人曾經有當過二三種英文新聞編輯的經驗，故這新聞在三家中是內容最豐富的，不幸三四年後就廢刊了，殘餘的一家經了許多的變遷，才得繼續發行在到現在，「郵便報知新聞」即今之「報知新聞」，那是不容說明了吧。

這書的目的不是單說些新聞紙的歷史，所以許多新聞紙從這時代到現在塵仆的始末，不一而足的去詳述了，只是人類的天賦的要求新聞紙的願望在日本先發現了怎樣的形式，又經過怎樣的過程，最後才成爲現在的新聞紙的形體，朦朧的能使讀者的頭裏得了一個髣髴就夠了。

第三章 新聞紙的變遷

就每個新聞紙的變遷去敘述，這不是本書所能的。但想只涉及新聞紙的一般，如文明史似的說一個大概的變遷。爲便利起見，分爲經營上的，機械上的，紙面上的三種。

第一節 經營上的變遷

「新聞紙的變遷，由個人時代到政治機關時代，最後到了股份公司時代」。有這樣說的人（注）。一定這樣清楚地分爲這三種是不可能的，可是這樣也不是

（注）G. B. Dible: *the Newspaper*

能知道各時代的宗旨的，

一切的新聞紙起初都是個人經營的，集了多少資本，苦樂平分地開始，或是有些文才的人，爲想發表自己政治上的意見而辦的。最原始的是自己一個人出資本，自己一個人做，自己一人擔任販賣，有時自己一個人從排字到印刷都担任的。此後不久則集了極少數的人，微小的資本而經營新聞紙。像敦倫的‘Times 創刊者的第一世 John Walter，他做了各種事業，都不能達到理想的成績，一時蹈於破產的悲運，然很少朋友與他協作，故起了發明將從前要集合一個個的活字，爲聚舍一句句的動機，卽稱 Logotype 的。由此印一張新聞紙似的東西，這就慢慢地成了 Times 創刊的發端。那時他已經過了四十多歲了，Logotype 的結局歸於失敗；但是他創辦「泰晤士」用了新的編輯體裁的方式，忽傳得聲價，終築了現在「泰晤士」大成的基礎。「泰晤士」可說，是蒙了

Times 破產的餘蔭而產生的。

在第一世 Walter 時代，Walter 當社長又兼主筆及編輯長。到了第二世 Walte 時營業方面，與編輯方面始明白地區別。後來到第三世 Walter，再到第四世 Walter 的時候，才終於世。直到他弟弟 Arthur Frase Walter 襲繼的時候，「泰晤士」純然是 Times 一家所有的財產。這是足以作個人經營最顯著的一例。「泰晤士」成爲股份公司是在 Arthur Fraser Walter 的晚年。

在日本初期的新聞也大概是個人的經營，如「東京日日新聞」，由條野傳平，落合芳濤，西田傳助等手成的。「郵便報知新聞」由前島密，與太田金右衛門等手成的。想到「日新真事錄」，是由英人 Bick 手成的，就可以明瞭了。

說到新聞紙的經營及篇幅也都是小的，發行部數也是少的，在這種時代因投了微少的資本就可舉辦，所以成爲個人經營的事是當然的。後來因新聞紙的

發達，事業漸漸地擴充，像從前那種小資本是不能存在了，即使精巧地經營也只好收支相償維持一時罷了。至於其他，定是非常不易維持的。在這種情形下，要援救這種急難，除了仰給其他的資本是別無旁法。因此依賴不置營業於眼中而囚某種主義政見而發行新聞紙者為最易着手的方面。所以新聞紙一個個成為政黨政派的機關而經營了。這就是「政治機關時代的出現。」

原來新聞紙與政治是最接近的，不論看那一國的歷史，新聞紙的勃興一定與那時的政治有關係的，如英國當十六七世紀，一時流行政治雜誌，却好那時是英國政治最紛雜的時代，所以促成人人都有想說出胸中的蘊藏的心意。因斯親瓦特王統的紛擾，發生了長期國會，查理一世被斬首，克林威爾的執政政治，克氏死後其子Richard Cromwell不肖，沒有繼承遺業的能力，那時抱不平的王黨迎查理二世重復王政，那時似乎是平定了，但是後來查理二世因信仰上

的問題，不容於人民，致同樣的被驅逐，奧倫治乃迎威廉爲王，致成所謂名譽革命。當時是政治與宗教聯着的，有一些道理的人都想在新聞或雜誌上發表的時代。

再說到十七世紀是怎樣的一個時代，當這個時候，司威佛和約遜及裴爾氏等在 Club 街同伴的時候，下面有枵腹盛談天下國家的文士，上面有嫌惡新聞的宰相，故對新聞紙課印紙稅，對新聞紙的廣告也課稅，且禁止擾亂議會的旁聽筆記。致不服的 John Wilkes 提出 North Briton，關於出版自由的問題開始與首相 Bute 爭辨。他方面有到現在還是不明其本體的匿名的名記者 Junius 注(一)極力四面八方去運動，到了國王喬治第三時，鼓着勇氣去主張主義，新

(注一) Junius 與 Wilkes 事詳於著者 其他 內

(注二) 著者：新聞學。

聞紙的任務像是完全與國王及政府與議會爲對手而論爭似的（注二）。在這種時代新聞紙盛行政治論的事，是顯而易見的。

日本在明治的初年也因維新大業漸漸地成功，可是全國未必是已統一了，因議長時唱霸佔，致一般威感危懼第二的幕府的出現，誰也想說一句話，因此在報道任務之外對於那時的政治加以評論的事比現在要盛行多了。尤其是因開設國會的希望漸次濃厚，致更盛行，結果發生可以稱爲純政治的新聞紙。這些政治新聞紙，當然不是個人私有的，而是與某種政黨派有多少關係的，以後不久就成了政治機關時代。自明治七八年到十五六年時，日本全國的著名新聞，若不屬於自由。改進二黨，則就一定標榜帝政派的，這是足表現那時代的現象了。

但是這種時代不是永遠繼續下去的。若帶有政黨派的色彩，任怎樣地加

以注意，記事總是偏於一方面，而缺乏公正，常傾於議論，致忽略了新聞本來的使命所在的報道事實的任務。而讀者的範圍自然也傾向於一方面。看甲派的新聞的，則屬於甲派的人，乙派的則單集合屬於乙派的讀者，要得一般很多的讀者，是不可能的，所以發行數不得發展。這到底不是立業之道，所以這類政治機關報終皆歸於失敗，滅亡，或改變形式。如在英國稱爲自由派的 Daily News 稱爲保守派的 Morning Post，也都改變色彩。當一九〇七年時榮顯的 Tribune 是自由派的機關報，雖是優秀的新聞，可是不久就倒。這不是因爲是機關報的宮殿的緣故嗎。在美國的 Tribune 帶有共和黨的色彩，World 帶有民主的氣味，所以都停止了。在日本如「郵便報知新聞」樹進步黨的旗幟，「東京日日新聞」最後也不爲政府的御用紙了，自由黨的機關報「自由」也到了末期。在現在還是公稱政黨所屬的新聞紙有是有的，但都是抑抑不振的，因爲做

些徒然反時代的努力。現在在地方上還有這種報紙存在，這也不過表現地方是落在時代的後面吧了。

簡而言之，是由言論機關變到報道本位。於是不以主張意見爲目的，而以報道爲營業。若是營業則就極力避免無甲派乙派的分別，向着大衆，辦一個爲一般利用的新聞紙，這樣以後，那末編輯方面，印刷方面，費用漸次不夠，這些費用不是一定單求於政見相目的同志之間，也可以的。是則新聞紙的經營，滔滔然都向着股份組織去了。

現在世界的大新聞幾乎完全成了股份公司，亦非過言。但股份的大半被一、二少數者獨佔，個人能左右一社，這事是東西共見的情形。不過單以個人的資力總不夠的，所以須廣集一般的資本，這是事實。在日本的新聞社雖到了股份組織，但是很多還沒有到這種地步，可是大多已不是屬一個私人及政黨政派所

有了。我想公開地從世間募集資本的機運是不遠了。

營利的事業與倫理

若新聞紙移到股份公司的營業，那末勢必要營業化，應營業化是當然的歸宿。世中的尙古者，往往對此慨嘆而貶稱新聞紙的墮落，但是營利未必是新聞紙墮落的意味。即說有墮落的憂慮，那末在個人營業時代，不問經營者的人格如何，墮落的機會也是多的。當政黨政派的機關時代，須十分的忠於所奉的政黨派，故時偏袒一方，傾於怠忽公正報道的任務。若為股份公司的經營，則不但經營者人數多，且欲單依少數志望相異者的力量來邪曲地指導新聞紙是難的。

再說到營利事業，不是有錢就不論寫什麼都無關緊要的，為營利事業是可

收得厚利使財力豐富乃得計劃新聞紙的進步改良。美國的新聞紙是現在世界中的一個得以發達的新聞紙，也成爲經濟上有利的事業，投資於此大家知道不是像從前那樣無用地捨去了。若有了豐富的財力，那末賣也好不賣也好，所以可辦一個不屈於威武不淫於富貴似的新聞紙，世間往往有這樣說着的人。但是要賣那裏又是屈於威武淫於富貴呢！原來新聞紙即使賣也是爲沒有價格的東西。新聞紙於各種商品中，抱賣成本以下爲原則唯一的商品，但是購買者得以買成以下的權利，就是那些購買者予新聞紙與注意爲代價。有這樣說的人（注）。這種「注意」只可求諸於購讀者，不買的人決不會「注意」的。辦一個沒有人買，沒有人看，所以沒有被人注意的新聞紙，則有何效用呢。不出賣的新聞紙，對社外不能盡其任務，同時對內也不能增加社內的希望。因爲新聞紙是賣的緣故，

聲名增加，地位提高，財力添增，也得滿足從業者的希望，斯得厲進其業。但是任有怎樣豐足的資金而不賣，則股東天天受莫大的損失，像這樣的新聞紙何人得安心地勞役呢。

賣，因是好的新聞才賣。不論賣與不賣總是好的新聞，則任怎樣總是好的新聞。營利事業是不外因賣而做一個好的新聞。因為不賣是不能維持的，任怎樣總希望着做一個好的新聞，所以營利事業一點不應都沒有。

說到營利事業除營利以外是不付什麼理想或其他的，故站在營利上是不能說明新聞倫理的成立，對於這樣誤解着的人不勝遺憾。為辦一個好的新聞而賣，這是新聞倫理最當的基礎了。商人的買賣貨物是最明顯的營利事業，但商人販賣偽造品，劣等品，腐敗品，有毒物，這是沒有方法說是沒有妨害的。精選其出賣品，努力減低賣價，藉此得奉承顧客，這些才是商人的道德。營

利若不從顧客的利益於眼中，無理地一味要錢，這種思想無論如何，總是太陳腐了。新聞紙也是同樣的，若絲毫不顧是否劣品，是否惡俗，乃至有害於社會否，而一味諂媚俗，惟冀得買世間的歡心，這不是本能。若想到新聞間是廣大且急速地到世界的，其影響社會是極大這一層，那就慎上加慎，而不損人，不索世，且提唱遠大的理想及勢力於將來永遠的和平，這是當然的任務。

營利事業有什麼可恥！一條倫理儼然地存在着。

股份公司，再進一步就是公司與公司合同，新聞社與新聞社合併，却如商業的經營，由個人到合作，到無限公司，到有限公司，其結果又合力成爲「托拉斯」，成爲 Syndicate 像這種行程詳述於此書最後的一章。

第二節 機械上的變遷

一 印刷機械

從機械的變遷上觀察新聞紙，完全呈一種眩目似的變化。近代的新聞紙的發生是在於印刷術發明以後，但印刷術的進步與年俱增，現在未能限其止境，與新聞紙有關係的機械底設備是很多的，但最主要的是印刷機械，所以就印刷機械的大體的變遷來述敘。

要敘述這個問題從日本的變遷說起，最容易明白。當類似新聞紙開始漸次發生的明治十年前後（一八七七年前後），用現在稱謂 *Stope Cylinder* 式的最原始的小型印刷機，不過能印一尺五寸到二尺用紙的半面吧了。（日本一尺等於中國九寸五）*Stope Cylinder* 式現在市內的小印刷舖還用着，其動力當然是手推或脚踏的。用手把印油擦到排好的活字版上，再用手把放到版上，其上有個圓筒形 *Cylinder* 的胸會轉的。轉一回就印出半面的印刷，這個胸當轉一回停

止的時候，把印油擦到活字版上去，所以稱爲 *Stope Cylindres* 吧。這樣單有印好半面再要兩面印的時候，非等半面的印油乾了不可，那末至少要半小時以上的時間，當然是由活字的組版直接地印刷，所謂「原版印刷」，因組版不是一個，所以一架印刷機也不能應用的。利用了這種原始的機械，一小時的印刷能力最多不過一千張。

再往後些能拓取紙型了（*Martin*），這是印刷上的一大進步，拓取紙型是法國發明的。當一個組版好的時候，就拓取一張紙型，再澆鉛在紙型上，可以隨意要幾塊鉛版，所以那些鉛版裝在幾台的印刷機上。那末這幾架印刷機同時轉運，且能印出同樣的印刷，若從「原版印刷」時看則差多了。但是那時的鉛版仍是平板，所以非一面一面地印不可，再即印刷用紙也非預先照着木製的定規切做所定的大小不可。其後動力漸利用蒸汽力，但是是橫型的引擎直接纏於軸

上 (Sheet) ，這種接着皮車，再接着皮帶而轉動，印刷機是這樣的組織。因利用這種動力，故印刷機的大小也增加，不論幾架，能在同時不用人力轉動。但這印刷機的能力一架一小時也不過一千二三百張吧了。

到明治二十五年時（一八九二）輪轉印刷機輸入日本，使用的是官報局與朝日新聞社，這機器是法國馬里臘尼的機器，這種機械被輸入後，從前的平版印刷的圓筒形，要一張一張地放到印刷機裏去的機器，變為從長大的卷取紙的一端印刷。平版是不能同時印二面，但現在將圓筒形的鉛版嵌到印刷機的胴上，再把胴列成一組，則兩面同時可以印刷，故印刷的能力顯有長足的進步，使用圓筒形鉛版及卷取紙，而能同時印刷二面，這是不能不說全是轉輪機來了的大功績。其結果印刷機的能力，一小時約二萬張，兩面印好的紙。但是當時動力依然依着蒸汽，後變為電力馬達 Motor 直接地轉運印刷機，而印刷能力

一小時到了二萬五千張。

其次是那疊折印好了的新聞紙的機器，也是值得注目的進步。從前印刷好了的新聞紙，一一需用手折疊，到了折疊機加入印刷器後，機器能自動的疊新聞紙。再如很多印好的新聞紙，用人力將全部運到發送場去，一個個地捆扎後再發送的事，現在可由印刷機折疊印好的新聞紙自動地裝置後，徐徐地送到發送場。

經過了這些變遷，當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到高速度印刷時代變了，稱為卷取紙或長卷的大形的東西，而印刷能力也到了八萬份。但今後改良的豫想，即怎樣再增加印刷的能力的問題，同時怎樣縮小印刷機放置的面積的問題，我想這些會漸到事實上的解決的吧。關於印刷速力的促進，如最近美國的印刷機發明大家 Henry A. Wise Wood 氏的超高速機似的每小時能印三十二P.的

六萬份新聞紙，但印版面積的削減，是爲更較重大的問題。現在不論那國佔在都市中央位置的新聞社，地價的太高故收買地段不得隨意，因此則本來就苦土地狹小的困難了。所以苦心於欲謀機器的縮小化是事實。假設面積方面能減削三四成，印刷的速力得增加五成，得到上下八成乃至二倍的大擴充。

再關於補助印刷的種種機械裏，有叫自動鉛版鑄造製（Outplate），能澆鉛於紙型拓取鉛版，切平鉛版邊的凹凸，直到注水於鉛版使其冷卻這些手續，都由一根槓杆自動的去做，就是這樣優良的機械，這是右面的 Wood 氏的發明品。此外如回版印刷機行市報告用的 Ticker 等，都是到十九世紀才發生的機械，但不一件件去說明了。

二 攝影與新聞紙

現在攝影與記事站在同等的地位，也盡着傳達新聞的重大的任務都知道這是佔於新聞重要的一部分。當世務忙繁的現代，從讀的新聞，要辦看的新聞，這是很好的事，即使不一去讀而看，但一過目就明瞭內容，這事是標題一樣的盡着最大的職務。

茲略述日本的攝影與新聞紙的關係：

日本新聞攝影的過程，大體是說從明治十二年七月有寫真社者，每星期六發行寫真新聞，此為寫真新聞的嚆矢。後來經過了許多變遷，有意大利的網目版，明治二十年始有亞鉛版，二十三年東京每日新聞始登十六名代議士的照片，以後連續的到日俄戰爭前後，才由附錄的地位到本紙的地位，隨便到了鉛版銅版。至大正時代各新聞社幾都自置寫真班及製版部，故以前之製版業均衰落，但是他們已認識相片的重要，故努力於海外的照片，其仰給之處，即從紐

約爲 Wide World, Internationa I, Acme, F. and A., and Underwood 各通信社從倫敦爲 London News Agency, Keystone View Co., Central news, Sport and General, 等社，其他自柏林巴黎等均有。

從前遇到突發事件時，攝影者乘自行車與二人拖的人力車而出去，這是最快的方法。現在是用摩托車與飛行機了。攝影底片的運輸也變遷了，如明治四十年代的結城下館附近大演習時，僅許二社攝影，即博文館與「東京朝日寫真班」。他們從朝到晚用三脚架東奔西走，傍晚到宿舍現影印相，再托是夜火車的便，翌日達到本社，再拿到製版所去製版，這種煩雜的手續，在現在是將已攝好的照相，沒有顯影，就有飛機運到大阪與東京在各社內製版，可以趕上這天的夕刊。（利用鴿運送照片從略）後來到電送照相開始後，則照相不由鴿及飛機了。如昭和三年九月十四秩父宮家——照和的弟弟——與松平家定婚納采

時的光景，東京日日及大阪每日用白拉式電送攝影機遞送，在日本這是 *Newy* 照相電送的先驅以後日本電通社及朝日新聞社均使用西門子，開洛，德烈風式電送機。昭和三年大典時——即昭和登寶位時——正為電送攝影競爭時代。

三 印刷用紙

嘗敘述新聞紙機械的變遷，不可落剩的是新聞印刷用紙，用紙製造的發達是促新聞紙的發達，而新聞紙的發達是促用紙的發達。

最初新聞紙是用一六〇〇年出的。新聞紙是以濫布為原料，即搗爛了濫布用含有的麻的木棉做的，分量有限，但直到十九世紀的中葉，還全是用手梳的，故價格自然也高了，大量的生產是不可能的。

那時在濫布以外發明了木材做原料更以器械去製紙，稱為粗紙的劣品印刷

也是新聞紙。但價格低分疊多，新聞紙的發行數也漸次增加，故非常適應其需要。但新聞用紙的需要，比像現在那樣的增加，那末任有多少的木材，總不能無限的供給的。現在日本內地的原料供給也不夠了，要到北海道去尋求，更要到樺大去尋求，然還不夠，所以又要從挪威那邊輸入原料。不單日本是這樣，歐美這樣的。因憂製紙原料供給的有盡，所以一方獎勵植樹造林，一方盛行研究漂白印過的新聞紙，再製成新紙的方法。更有一層，即爲停止紙的供給的恐慌，故在英美的大新聞社，設立該社專有的製紙工場，或買占製紙公司股份的大部分，以便掌握權於新聞社手裏。這種組織最大的是倫敦的 Daily Mail，和同樣經營的 Lochmère 系的新聞社。在 Newfoundland 的經營新聞社的用紙，一一仰給於製紙公司是最不安心的事，這一點 Norwich 早就看破，故中意那時的英國人幾乎全不注及的 Newfoundland 的 Grand Ford，在那裏倍得三千四百

平方哩的原始林後，九十九年的租借期，在這種無人之境，開闢一個工業的市場，這公司投了一千四百萬丹的資本，籌劃市區建設家宅，改修大小河川，利用幾十條的瀑布，建一個施設近代最好的設備於鐵骨建築的新工場，到現在還有茫茫的大森林的土地，它擁有三千的住民，有電話，旅館，病院，學校，俱樂部，娛樂場，教會。這是英國教會派從羅馬教 Catholic 派，長老派，到救世軍等宗派都網羅了。公司現在所有的財產，於前面所說的租借地外，更有十二平方哩的各種建築物，二十二哩的鐵道，在 Botwood 有停船場及航行大洋的汽船等，一年的製紙額到了五萬噸，這個事業從一九〇四年着手，至一九一〇年才開始送製紙到倫敦去(注)。

與此相對的是 New York Times，於一九二六年與在美國創業最老的製紙(註) F. A. McKenzie: 'The Mystery of The Daily Mail.'

公司，金巴來克拉公司合併在加拿大的澳大利經營斯蒲斯福斯電力，及製紙公司開始盛製自社用紙。這公司的資本五千萬元，租借地面積四千五百平方哩，一日間生產用紙五百噸 pulp（是製紙的原料）二百二十噸，那末比起右述的 Lochermers 的工場設備要大多了。前者單看到開拓一處無人之境建設一個堂堂的村鎮的一點，兼營了這樣大的製紙事業的新聞社，除這二家以外，是沒有了。但是因顧慮到用紙委托社外製紙公司的不利與危險，而做製紙的兼營的新聞社，是還有幾個的。不幸在日本儂朝日每日的大，連這點也還沒有達到。

新聞紙的保存

在這裏沒有加說明製紙業的必要，可是關於將來新聞用紙供給問題以外，現在還有一個堪懸念的問題。

現在製紙的原料，前面已經說了。是粉碎了木料再做成 PaIp，這 PaIp 與水混合起來，以濃厚的液體，平薄地注於布上，俟水乾後，就成為紙。新聞用紙的養取紙，是不切不接地做成長長的一卷，所以二十聯的稱為大卷，普通用十三聯半到十三聯，（公司則稱為十二聯）用大卷紙可以印刷新聞紙二萬張。

但是粉碎木料有二種手續，一種是用機械的力量來打碎，一種是用藥品的力起化學作用來碎化木質。前者稱為碎木，纖維是非常短的，後者屬於化學，纖維是長的，易於保存，能製好的紙，可是價值高貴。這二種調合起來，就成粗紙。但是單單作一天之用的新聞用紙，只用俟印油鮮明地印刷，那就自然極力使用價值低廉的紙了。故新聞用紙，以用碎木類的為主。可是經過許多時日要酸化的，所以容易碎破。現在的新聞紙到十年二十年以後，是都變顏色，而一塊一塊的碎了，要保存新聞紙與子孫後世的事，是絕對不可能的，這是很

困難的。故新聞社與圖書館及欲永久保存新聞紙的人，最先感到保存方法的不易。在外國漸有以特價出賣特殊的用紙，得能永久保存的新聞紙，如倫敦的 Times 稱爲 *Empire* 版的，這是開始用特別紙來印刷的。最古的了大阪朝日新聞，自昭和三年起，亦開始印像這樣的新聞，這恐是最新的了吧。New York Times 起始印這種版是一九二七年一月，這是與前二者不同，一個月分印二回的，合訂本一年賣百圓、用一磅四十分的用紙印的，價當普通用紙的五六倍，所以就是一百圓也是不足原價。Times 之次如 Chicago Tribune 自本年一月起，也開始印同樣的版了。在日本東京朝日率先着手於發行縮印版，大阪朝日隨之也是用特殊的用紙，這無非是爲能保存計劃吧了。總之新聞紙的保存方法，雖是小事，但在將來是非解決不可的問題。

第二節 紙面上的變遷

新聞記事之求心的傾向

開始發生近代的新聞紙的時候，任那一國都以外國記事爲最主要的材料。在英國最初出版的新聞紙 *weekly News*，其題號是 *Weekly News from Italy Germany, Hungaria? Bohemia? the Palatinate, France and The Low Countries* 前面已經說過了。這不過其中的一例吧了。英德法都是如此的。在「新聞社內能夠榮誇最古的系圖的是外報記事」*Norscrier* 這樣地說這是最能傳其神了。

在日本最初的新聞紙如 *Ba avia* 也是像名字所示的，即登載從歐洲經 *Ba avia* 而來的諸報。其他如英人柏耳的「萬國新聞紙」(應三年，)英人西斯

加亞登的倫敦新聞柳河春三的「西洋雜誌」起，到「海外新聞」「中外新報」「六合叢談」「香港新聞」「中外雜誌」「遐邇珍聞」「內外新聞」「內外國報」「萬國新報」止，都是一樣的欲報告海外的消息。

爲什麼這樣注重海外記事呢，關於這點有種種的議論，那時剛是最必要關於海外智識的時代。這是一說。登國家的事稍疎忽些，不覺地就起了故障，有遭嚴重處置的顧慮。若是海外的事情，那末隨便，些什麼格別的，障過是沒有的。這是第二種說法。但是如英國的康拉脫斯（一六三二年因傷）西班牙的感情，而被禁止發行，在美國的 *Public Occurrences*（一六九〇年）因侮辱了路易十四世，觸怒了美國的總統，這種事情不是沒有的。但這樣時候是很少的。再如取從海外的新聞翻譯來的材料，比起自己手裏蒐集材料快樂多了。編輯的樣式也照襲先進國，這是可以免得麻煩，這也是一種理由，在日本這確然是事實。

但是比這些更重大的原因，任那一國不是都感到從海外來的比國內的難嗎？更極端的說，我想大概國內的新聞誰多知道的，可是國外的事件是可一新耳目，所以成了新聞的種子吧。有一種遠比近的有價值的感覺，所以歡迎右邊那種海外新聞吧。

重視外報的思想，即現在還是存在着。但若爲外國的事件，即使關係很少的也去登載，國內的事即使有些異味的事，也被輕視的傾向，不但日本是如此，美國也是這樣的，現在合同通信社長曾有這樣朝訕着。

這種思想慢慢地變化，到了要於國內尋求紀事材料，但本國內的新聞，其重心也在於政治方面的，因此議論比記載多了。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間，英國的新聞是這樣的。日本在明治十年左右，幾乎也全部是這樣的。那時的新聞紙的記事，如不是政治論的，與政治有關係的。大官高位者的動靜及街頭的雜

事等，僅占了紙面的一小部分。因此當以街頭的雜事爲主的新聞，逐漸出現的時候，總是蔑視這種小新聞，自己是以大新聞爲任務的。那時的大新聞，以掲載政治論政治記事爲主，用沒有振假名（此卽日本的注音字母總稱）的活字印刷，大概紙幅也大小是用插圖及寫上振假名掲載的項目是事實，比議論爲重，但這些事實的中間，以街頭的雜事，比政治問題注意。自中日戰爭時起，這二種的新聞紙漸漸從二端走近來了。大的成小的，小的成大的，最後到了沒有大的區別，想來是大新聞方面自己的立場高大，所以讀者數有限，反之小新聞方面人人都容易明白，誰都歡喜看，所以發行數也多，財政也豐足，其勢常常壓倒大新聞吧。大小的區別，最明顯是明治二十年左右，大的方面如「時事新聞」「日日新聞」「報知新聞」「每日新聞」「朝野新聞」「自由」等，小的方面如一繪入朝野新聞」「改進黨新聞」「山本新聞」等，「讀賣新聞」是中間的新聞紙。

所謂大小不分，就是一切的新聞，都有繪圖和振假名及政治外交論。同時於政治外交財政經濟外，更顧到殺傷事件盜竊欺詐暴行私奔情死等，一般的事實的報道。雖二者的區別這樣地消滅以後，但社中依然將政治外交等記事歸硬派記者，那時的「三面種」即從事於現今的社會記事的軟派記者，是被看輕的，硬派記者的地位高，酬勞也多。

最初新聞紙的記事是注重意見，後來才到注重事實。這種過程不單是日本如此，乃是全世界的新聞紙所踏的道程。如英國的泰晤士，是為最初到事實的報道比意見的宣傳還注重的新聞紙。

這樣地移到事實報道後，當初於同樣的事實報道中，也重政治外交的硬者，而輕視所謂三面記事，已如右述。此後轉而又轉才到了現在有重三面事的傾向了。就全世界說，這是在日本特殊的現象，至於這個由來，因為日本的新

聞紙來作模範的先進國不同的緣故。

明治維新以來，在日本發刊的新聞紙，都是取範英國，自新聞紙有大小之別後，大新聞都是這樣的。如注重意見一點是一樣的，努力於政治記事一點，也是一樣，即編輯方面的樸素寡味一點，也是一樣。插圖振假名都沒像是求讀者於知識階級一點，也是一樣，其他種種也都是英國式。至於小新聞，其腔調是明鮮的美國式。如注重事件一點是一樣，注力於街頭雜事一點也是一樣，編輯的華麗一點也是一樣，有畫寫振假名使婦孺也能看一點也是一樣的。

到了沒有大小新聞的區別，而行第一期的綜合編輯的時候，政治外交的所謂硬派記事，仍用英國式編輯。三面記事用美國式編輯。那時的編輯長雖稱為編輯長，但是不一定統轄紙面全部的編輯的。是只限於關於政治外交財政經濟教育宗教市鎮等的硬派記事。另外有個獨立軟派的編輯長，從事於軟派記如

小說講談演藝之類，新聞紙上的第幾面與第幾面是硬派所管轄的，何者是軟派所管轄的，這是有一個裁定領土的區別。四頁新聞的時候，硬派記事是在第一面第二面，囚軟派記事是在第三面，所以對軟派記事產生三面記事的名稱。三面記事的名稱，似乎是含有一種輕侮的的意義，到改爲社會記事，是日俄戰後的話。這硬軟二派的相異編輯，近到現在的新聞紙裏，還存有多少的餘痕。往往在標題使用活字的大小，小標題的多寡等，硬派有英國風，軟派有美國風的編輯的傾向。

這硬軟二派的編輯，各行其是，則無論如何有很多的不便，編輯長的威令，不能到社會部，這不容說是不方便。同時在同一的新聞紙內的政治與社會的記事，也有互相衝突的地方，這是困難的事。所以到了以硬軟二派的記事經整理部去歸聚的編輯，這就是第二期的總合編輯制。這制度於歐戰後才起

的，因此總編輯改去了從來兩派記事的比例何面的，而看事件的大小，如殺人強盜的記事也可登在第二面第三面，關於議會內閣的記事也可在社會面登載。

第一期的總編輯是取消大小的區別，第二期的總編輯，是不分英國式與美國式的區別。可是到現在還有多少的痕跡留存在新聞紙上，單就形式說可以明白地，見到有英國式與美國式的區別。概括地說現在的夕刊及四面新聞，是美國式，八頁的朝刊新聞是英國式。美國式是登載重要記事於第一面，英國式是第一面，登廣告，社評和重要的記事在紙面的內側。

社會記事到被認為紙面的重要部分，也有顯着的變遷，敘述變遷之先，想說明為什麼社會記事被重視關於政治經濟的記事，單單對這類事情有興味的一部人愛看的，而不是以人中百人歡喜看的。至於強盜殺人私奔自殺之類，誰看

了都可引起興趣的。爲什麼會這樣呢，因爲這類的記事，有觸動人替的機微的地方，人這個東西多被剖解了些，政治經濟的記事不是總不剖解人這個東西的，可是在讀者的頭腦裏，沒有社會記事那樣興感。然社會記事讀者與記事中的人物之間，總有的共鳴的地方。名哲曾論歷史說嘉氏是英國的歷史家，稱喬治三世的人生了成大了，稱喬治第二世的男子死了，及華爾浦爾潘拉姆加達姆斯等，織聯合內閣，或是不組織了等等，聽了這些事何曾動聽，我們要求的不是宮廷的歲時記，也不是議會的記錄，是「英國人間的真實的人生，要知道人在那裏做什麼，想什麼，苦痛什麼，樂什麼？」

這樣的說着，但是可以當作歷史新聞紙 記事，也應該剖解「人間的事件」，在這一點上，社會部的記事雖像寫些沒有意味的事情，實際上供獻關於剖解人間的事件的材料是不少的。反之政治問題與真的人間，沒有直接的接

觸，單與國民的人間接觸，因此由空間方面說，社會記事是沒有國界的，但政治記事是有國界的。由時間方面說，軟派的記事比較上有較長的生命，硬派的記事有不少是短生命的。就營業收益稅委讓於地方問題，然於外國人居留在日本的一部分外，幾乎一無利害關係的事。就殖民地自治問題，說在英國是自由黨內閣的大問題，但在一般的日本人就什麼興味也不感到。稍微使一般日本讀者注目的，如嘉遜阿斯達組織義勇團而反對全國劃一的自治制，不明不白地將自治制度的埋葬了，而自稱爲某共和國大總統，這種事件之帶有軟派的色彩，是後來的事。更如一九一三年在法國的內閣裏起了收賄問題，開員嘉由受「福加爾」新聞嚴厲的攻擊，因此那時的內閣也許要推倒，有這樣的評判，可是法國的內閣的顛覆與不顛覆，單單看福加爾的法國的讀者感到非常興味的問題吧了。但在隔了很遠的日本均一役內賣者，很多是完全於不知不覺間而過去

的。然而因爲一天嘉由夫人鎗殺福加爾主筆，嘉爾姆脫的事件後，不單引起法國的讀者的注意，即全世界讀者也是如此。一國的大官的夫人殺一攻擊丈夫的新聞記者事件，誰聽了都是有趣的事，因這事在興味方面是沒有國境的材料。

看了社會記事到爲被人重視的新聞記事的變遷之跡，歷然地知尋求材料，漸漸由遠處到近處去尋求了。我假稱爲「求心的傾向」的，就是這個詳細地說起來，最初記事是以外報爲主，以後漸次地到了國內的報道。這種國內的報道，起初是以政治問題爲主的，可是慢慢到了注重社會記事的傾向，這樣地向內層伸進的求心的大勢，現在還是繼續着。即於同一事實的報道，不單只取現於皮相外形的東西，而樂於更深地伸入人心的底處到了這種傾向。

因社會記事之成爲重要，所以做社會記事的人是異常發達，從前硬派軟派的區別，是依記事的材料，如繼承軟派的社會記事，及記事的題材都是限於

常年的軟派的材料。但當改稱社會記事後，同時材料的範圍也漸次地擴大，不一定是只以街頭的雜事爲題材，即政治經濟的問題，也可像社會記事似的去辦。這就是硬軟的區別，不在題材上，是屬於做事的人方面了。

社會記事是以人間興味爲中心的。在同一的政治記事裏，關於內閣的更迭，有關係的政治家的動靜，及下次內閣的預想等，是歸政治部做的。關於內閣更迭一般民衆的心理，及擬設的下次內閣總理大臣的人物，和出入的人及家族的消息等，是社會部方面要報告的。如報告東京的市政，也是一樣的關市會的記事，屬於政治部，但市內的水道電燈等是社會部的材料。內務大臣的動靜是政治部的材料，是沒有錯的，可是內務大臣視察貧民窟時的狀況，要待社會部的筆的。像議會的記事從前完全委於硬派記者的手中，可是近來社會部的記者也於議會活動了。要之對於同一樣事件一個是編年體似的去敘述，一個是文

明史似的去敘述，一是記錄似的報告事件的外殼，一是以事件關係者爲本位而寫的。

以人間興味爲中心，是比那外殼的乾燥的記錄要進一步的。但近來再進一步對於事件不止報告關於人類的運動，而深入人間的的心理中而敘述事件發生的內心的曲折，有這種傾向了。前者稱爲有形事實，後者稱爲心理事實；關於這事，改在有說明必要的時候再說。

以上是一關於紙面上的新聞記事的敘述，此外如於紙幅的體裁上是大小不齊的。大概一致用標準的形式，起初只限於五號二號的二種活字，以後漸漸的增加種類，卽自一號到七號，這是不必說明了。但也有用一號初號以上的特號，活字的種類，有明朝清朝二種，現在全用明朝的一種，又混用其他特別的字體。活字改紙面常用的基本活字，由舊五號改爲新五號。新聞的分欄變動，

由二段加到三段四段，最後到十二段，十三段。段數增加一段的篇幅縮小，同時從前記事的本體標題容納在一段裏的。但成了二緯三緯四緯乃加大小各種的活字於標題，然大抵的標題用二個以上的（標題的行別）記事及標題的寫法，由平報似的記錄體漸次到印象式等等，紙面外形的變遷。若一個個的舉出來，當然有不勝追舉的，但是涉及新聞紙面全體的不可否認的變遷，我相信盡於右面舉的求心的傾向裏了。

（此處為模糊不清之文字，內容難以辨識）

第四章 近代的新聞紙及其種類

前面常常用「近代新聞紙」的一句話，這是單在與現代的新聞紙相異的 News Letter 與 News Book 區別而用的，不是探討內容，而分別新聞紙的古今。先就近代的新聞紙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形態來說一下：

第一節 近代的新聞紙的特色

現在我們聽到新聞紙的名詞，立刻就浮到腦海裏的，是一張印好的大的紙，（當然的疊着幾個 Pages）新聞紙是有多少，大小之差，但是大概以四六開十六 Page 的大小為標準形，其他最近在美國有稱為 Typist 的。是 1 P. 四六開

四倍大，即當普通新聞紙的一半，以攝影新聞的標準形為流行，Typist型稱為普通大小的標準型或 Blanket。

關於形式大小的問題有種種的議論，有的說現在新聞紙的大小要翻過來看是不方便的，在電車火車裏要擾亂鄰座，在床上睡着看也是不便，因此小型的不論於攜手方面，保存方面，都是適宜。從前 Sir Northcliffe 到美國的時候，New York World 的社長 Pulitzer 將 world 一切的編輯，只有一天一任 Northcliffe 去辦，於是腦氏隨着自己所想的而辦，那時 Northcliffe 在這一天就印 Typist 型，因此評判腦氏所理想的新聞紙的型式，是 Typist 型，但是有腦氏自身經營的新聞紙 Daily Mail 出是 Typist 型，其他多是大型的。

實際上大型的，能集重要的記事於一面有着種種的新聞能一口瞭然的便利，即廣告方面，也有能容納大廣告的利益。這個那個的議論，是很多的。但

是綜合起來，現在的新聞紙是一張印刷好的大紙的一條，是可以目爲現代新聞紙的一個特徵。

在大型用紙以外，更有一個浮在人們的腦海裏的，是活字印刷的一點；暫時不說一筆筆用手寫的時候，到了印刷術發明以後，還有不少雕刻在一塊木版上做成一字一字獨立的小版，能像現在的活字似的縱橫自在的放置，現代的新聞紙都是活字來印刷的。

但是活字印刷在現在很少從活字的組版的原版印刷，大抵由紙型做成鉛版去印刷。可是其基礎仍是活字。近來有一種盛行於歐美的 *Linotype*，像打字機似的打那鍵盤 *Matrix*，隨之成了一行一行的版，集起來組成一批，但一個個的字，還是活字的形狀。若因其不是一字一字而是一行一行的，所以不稱爲活字印刷是不能說的。

因此用活字印刷，這一件事，目為現代新聞紙的一個特徵，是沒有什麼奇異的。但是論到這活字印刷以後是否永遠地用着的一點，是有多少疑問的餘地。現在由照相做成凹版，不用一切活字的印刷方法，及照着從打字機（Typewriter）打出來的原稿，就去做版等方法，都是考案出來的印刷術的新方式，由此推測，恐怕活字印刷沒有長時間的生命了吧。

其次近代的新聞紙必有一定的題號，當往昔在News Letter和Newsbook的時候，是因編輯者一時的意思而用了種種的名詞於各種地方，可是在現在沒有一定名詞的新聞，是完全沒有了。新聞紙的名稱於象徵牠的個性上是有極重要的任務的，所以當選定的時候，總是要費相當的考慮，既下定了的名稱，因尊重其歷史，所以不輕易改換的。如「讀賣新聞」那裏是讀而賣，但現在還是保存舊回來的舊名，這就是重視由來的一個實例。Northcliffe創辦Daily Mail的時

候，對於命名的反復考慮，是非常苦心的，總要容易明白，容易呼讀，再要不同別的一樣，更要找一個單音節的言詞，最後選定了KIN，這是有名的故事。

新聞紙的題號

在日本於地名之下，添了新聞二字爲最普通，對於不以地名而加了「朝日」「時事」「二六」種種有特色的文字，是足以看到他們的苦心。下面的新聞二字，似乎是沒有什麼重要的，像往昔的「二六時報」和現在的「萬朝報」的名字是不多有的。這一點與歐美諸國大異其旨的地方，現在先計算日本二百八十七種日文日刊新聞名詞的多少，來看一下，那末以「新聞」最多，「新報」「日報」爲其次。

新聞，一七四

新報，四九

日報，三八

民報八

朝報五

泰晤士四

時報三

其他六

再看在美國就有很多的變化，日刊新聞有二千四百種，其所用的名詞約三百種，以 News 為最高，Times 為其次。

News	298	Times	191
Journal	155	Herald	142
Tribune	108	Record	80
Republican	79	Press	70
Star	67	Democrat	59
Gazette	57	Sun	51
Courier	48	Post	47
Leader	46	Telegram	33

Independent	33	Sentinel	81
Chronicle	30	Bulletin	29
Dispatch	28	Register	26
American	23	Union	21
Review	20	R. Porter	20
Citizen	20	Telegraph	18
Commercial	18	Standard	17
Enterprises	17	Messenger	16
Eagle	15	Wall	14
Express	14	Daily	14
Advertiser	14	Globe	13

Free Press	13	Advocate	13
Leager	19	Item	19
Capitle	19	Banner	19
State	11	Observer	11
Call	11	World	11
Transcript	10	Recorder	10

再看英國是怎樣，在百九十九種日刊內，News與Argus各占二十五的最高點，次Echo十五，Mail十二。New名詞的多，是當然的。但是用比Argus更難的名詞最多的（Argus是西臘Greece的神話裏的有無數眼睛的巨人的名詞）是一家在英國南部的，Southern Publishingco. 在Burton和Easting及東他南方的諸都市發行同名的新聞，但這是分爲朝夕二刊的結果。

現在以數之多少爲順序列出：

News	25	Argus	25
Echo	15	Mail	12
Telegraph	10	Express	9
Post	9	Times	7
Gazette	7	Chronicle	6
Herald	5	Dispatch	4
Star	5	Citizen	3
Press	3	Standard	3

舉以上英美目錄裏所洩的：

Beacon Bee Bird Circular Courant

Examiner Forum Guardian Letter Mercury

Mirror Monitor Outlook Pilot Pioneer

Sketch Tidings whig

以上三特徵以外，最後的一個重要點，即定期的刊行。但定期刊行，設其定期是短時日的定期，其刊行不是無限地繼續下去的，則不能稱為新聞紙。從前那些似新聞紙的東西，也有幾種，如讀賣的瓦版及畫了時事的錦繪之類，都是不定期的。而且又是限於一個時期的。稱為新聞紙的是定期的，不是單在某個一定的時期才發行的。但是有些時候也有少數因選舉運動等事，而限於一個時期發行的新聞紙，但是性質上應有無限發行的形式，不是於某限定期內就結束的；這一點是與定期發行的預約出版的全集不同的地方。

稱爲定期的。一年出二回的刊物，不是新聞紙。一個月出二回也說不上新聞紙，最少限度若不是週刊以上的刊物，於現代用語的習慣上是不能稱爲新聞紙的，前面所說的非短時日的定期不可的話，就是這個意思。若是依最普通的解釋，那末新聞紙非日刊是不可的。現在一說到新聞紙就有日刊意味，如 Kennedy Jones 說的「Press 是限於日刊」。但是現今的新聞紙已經超過日刊而也有半日刊，及每時刊，日本的地方版，英美的夕刊等，有比每時刊的換版時間還要短的。這樣想起來，那末在英美的鄉間也有豐富的週刊新聞，從這二個極端看起來，那末新聞紙一定是日刊的話，在歸納推理上是不能沒有異議的。然在普通的用語例上，是當爲日刊的。這是沒有格外的錯誤的，但最少限度說他是短時日的定期。這是沒有故障的。

(註) Kennedy Jones: *Flat Street and Downing Street*.

具了以上四種的特徵，這就是從形體上來解釋近代的新聞紙。日本的新聞紙法有一條：「用一定的題號及規定時期。於六個月內不規定時期，則所發行的著作品，及用同一題號於定期以外發行之著作品爲臨時發行之著作品」。

又於後半規定的「定期以外」云云，於取締新聞社發行的號外及附錄所必需的。新聞紙的主體無論如何是要定期刊行的，若因這新聞紙法包含着新聞紙以外的雜誌及通信社發行的通信，於法律中，故即據此來通俗一般地解釋新聞紙的定義是難的。

歐洲大戰的時候，英國限於午後八時一切商店均須閉鎖，獨許新聞紙及藥舖賣買，因此有借新聞紙之名，而印刷不是新聞紙的刊物於規定時間以外來賣，所以起了怎樣的東西是新聞紙的問題。當時的解釋，是不承認比週刊遠的定期刊行爲新聞紙，在美國因對新聞紙的郵費特別減輕，所以區別是否新聞紙

的標準是必要的，所以加了收價購讀的部數一定要多部以上的條件，但這是郵政行政上的必要所起的規定，與本論沒有關係。

以上總是由法律的保護及取締上的必要而規定新聞紙的意義。然這些是依各國的情形而不同，不論那一國，新聞紙的解釋沒有不同點是：（一）大的用紙，（二）用活字印刷，（三）有一定的題號，（四）定期刊行的四種條件。

與新聞紙最相似的是書籍與雜誌，活字印刷這一點是一致的，至於用紙是全然相異，於定期無限制刊行的一點也不同。

這種區別單是形式上的區別，不過是於一般公衆了解的意味上的新聞紙的通俗的意味吧了。新聞紙的真實的意義是怎樣，是不外依那繁雜的內容如何的一法而已，這事讓於次章。現在再說到新聞紙的種類吧。

第二節 新聞紙的種類

新聞紙的種類，由發行的時間上分別起來，則有朝刊，夕刊。從發行的次數說起來，則有週刊，日刊。因發行地方不同，所以有地方新聞，中央新聞。由新聞紙的內容而言，大約有一般的新聞，與專門的新聞，這些是誰都知道的事。這樣的區別也許有人要說用不到說明了，但是沒有這樣簡單的。

一 朝刊 夕刊

說到朝刊是朝上發行的，夕刊是晚上發行的，就夠了。但是在美國最早的夕刊，在朝上八點發行的 *John Given: Making a Newspaper*。如此則朝夕的區別，難於判別。在歐美的朝刊夕刊幾乎如往者日本的大新聞與小新聞的區別似的。朝刊是堂堂八 P. 與十二 P. 以上的新聞紙，總是示着一種素樸的編輯；夕刊

則大抵只四 P. 而已，探意外的富華的編輯。所以一般公衆對於朝刊夕刊的看法大異，有重此輕彼的傾向。在日本也有些這樣的傾向。但日本的夕刊大抵以朝刊的夕刊物，獨立的夕刊物是不多的，所以沒有特別的大問題。在美國的朝刊與夕刊那就引起相當的問題了。在美國九百餘個新聞社的會員組織的發行部數監查局 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 略稱 A. P. C. 嚴重地調查加入的各社的新聞發行部數。而對新聞社及廣告的顧客公佈，廣告費的計算的基礎當然是根據新聞紙的發行數的。所以由這種組織去知道正確的發行部數，這是可以免去登廣告者欺蒙於盲吹的發行部數，這不但保護登廣告者的利益，同時新聞社方面獲得表白自社聲明的發行部數不是盲吹的，這實在的是新聞社喜悅的地方。這監查局的報告真是很詳密的，於同一的發行部數內，將其中賣錢的販賣數，折扣的販賣數，和贈送數，等一一分類，更區別其發行數在都市有多少，近郊

多少，州內多少，州外海外多少。因此那家新聞紙，某地賣錢的有多少，可以一目瞭然。其中對於朝刊是怎樣，夕刊是怎樣，不容說是分別的，然而如前面所說的，在美國一朝出的夕刊，（說起來是有的可笑但是因為實際上叫 Evening 所以這樣譯的），也有很晚出的朝刊的最終版。設寫有發行的日期而發行，那末沒有什麼問題，但是遲的夕刊也和日本的夕刊一樣的寫上翌日的日期，所以假設為朝刊的形式，就成了與朝刊競爭之勢。因寫 翌日的日期，故合計前大夕刊數，與前天的夕刊數，這就是該新聞紙的發行數。即夕刊的部數高，故真的朝刊新聞的不利益的苦情，即是由此發生。這種苦情在前年的監查局大會裏，成為問題，後通過選了委員去明定朝刊夕刊的區別，其 果於去年四月間，委員的協定提出了，大體決定全紙數的十分之九八，是於午前六時到午後九時之間印刷的為夕刊，同紙的全紙數的十分的九八，是於午後六時到翌朝九

時之間印刷的爲朝刊，於此規外的時間，印刷的部數雙方均不超過全紙面的二。

觀此可以知道朝刊夕刊的區別，是很不容易的。

二 週刊 日刊

新聞紙不是一定限定日刊的，但是在地方的小都會裏，純然的新聞紙於一週發行一次，所以世間有週刊新聞的事，是不能否定的。週刊是一週發行一次，日刊是一天發行一回，這樣說，那末其區別似乎是明白了。但是在英國羅爲週刊的是有隔一日發行的，有於一週發行二三次的，這樣想起來，那末日刊也未必限於一日一次，現在有於一天裏換了好幾回版而連續地發行十數回的新聞紙，這是人所知道的事。在倫敦的發行的 *The News of the World*，有了三百萬的發行數，足誇稱爲世界第一的發行數。然這是週刊，本來應以日曜日發行爲

原則，但牠於金士日的三天發行的。此外在英國還有一種可以稱爲日刊新聞的週刊，英國因勞働問題的關係，故爲遵守日曜日休息的事，是很糾紛的，因此於日曜日不休刊的日刊新聞一個也沒有，前年 Daily Mail 的 Sir. Northcliffe 與 Daily Telegraph 的 Sir. Borman 要實行日曜不休刊，但是受了國論嚴重的非難，當時的首相羅斯倍爾與之商談，最後不實行了。因此日刊新聞，都是於土日曜休息，在日曜日不出新聞，爲要補這個缺點，故有單於日曜日發行的週刊新聞，這種週刊新聞與 Mail 和 Times 的週刊不同，要說是登載一週間的記事，不如說是只載這日曜日前後的記事，所以是一種日刊的週刊新聞。Sunday Times 是最著名的一個例子，稱這種爲「日曜新聞」爲要與普通的週刊新聞區別緣故。

三 地方 中央

這二者的區別也是一看就明瞭似的。但是恐怕不能吧！即就同一的地方新聞說，有二種的意味，是不可忘了的。一種是在地方發行的新聞紙，一種是不問發行的地方如何而是登載地方為記事的新聞紙。前者包含了在中央首都以外發行的一切新聞紙，後者是單以某一地方的讀者為對象的特殊的新聞紙。於前者的意味對於二者的區別是沒有格外的疑義。可是在後者的雖是在地方的也有不是地方新聞紙，雖是在中央的也有應稱為地方新聞的。如 *Edinburgh Scotsman*, *Manchester's Manchester Guardian*, *Birmingham's Birmingham Daily Post* 似的，總是因為在地方發行的，而稱為地方新聞，可是從其紙面的性質上說，是堂堂的全國的新聞 (*National Paper*)。與此相反的如 *Islington Daily Gazette*, *Kensington News*, *Bayswater Chronicle*, *Westminster Express* 等都是發行於倫敦，但由其性質上是屬於地方新聞。在日本如名古屋的「名古屋新聞」，「新

愛知」，福岡之「福岡日日新聞」，仙台的「河北新報」，札幌的「北海泰晤士」，都是於地方發行的全國新聞紙，同時「淺草新聞」「小石川新聞」等是發行於東京的地方新聞。

四 Trade Papers

對於以普通一般的讀者為對象的新聞紙以外，有一種特為某種職業某種商業或某種研究的緣故，單使這一門的人看內專門的新聞紙。這類的新聞在現在的日本很少的，如「勞動農民新聞」「日本警察新聞」「日本文具新聞」「日本和洋酒罐新聞」「日本化學工業新聞」「法律新聞」「東京印刷新聞」「東京首飾物化粧品商報」等。雖有新聞的名詞，但都是月刊，週刊之類，還沒有到新聞紙的疆域，如「帝國新報」日刊，是像其名稱所示的，以本邦唯一的日刊「礦及海運新聞」而存在着，像帝國新報這樣的標準型的新聞紙，一張也沒有，但是關於

軍事，教育，宗教，新聞紙，行市，保險，銀行等的 *Typist* 型的 *Trad Paper* 是相當發行了很多如「中外商業新報」「東京大勢新聞」。用解釋的方法，那末不能稱爲 *Trad Paper*，但這樣的說，恐怕新聞社的方面不恕宥吧。

不能稱爲適當的 *Trad Paper* 在日本是出有很多，如大學新聞，始自慶應大學的「三田新聞」，東京商科大學的「一橋新聞」到「日本大學新聞」「立教新聞」「帝國大學新聞」「中央大學新聞」等全是。雖具新聞紙的形態，但一個也不是日刊。

第五章 News 的意義與其區別

第一節 News 的原語

從形式上的新聞紙是什麼，我想大致盡於以上的說明中了，但進一步，從內容上來說其性質，那末新聞紙如其名所示的，即登載 News 一語可盡了。

這不過是文字的解釋，內容是一點也沒被說明，因此什麼是 News 的第二個問題發生了。

News 的一字相當的日本語是不容易找得，所以現在原語已與日本語一樣用了，可是什麼是 News 的問題，是不容易解決的，什麼是 News 已經是很久

的問題了，但是到現在能說盡的可以說一個也沒有。

按 News 的語源，有的說是取東西南北的方向 North East West South 的頭一個字母組成的，就是說從四方蒐集報道的意義，這個俗說是自古就有的，這是不足取的俗說，News 這字固定以 NEWS 四字組成是在十七世紀，於此可以找出許多綴法如 Neues, Newse, Nues, Newys, Newis, Newes 等。

News 卽 News Tidings (新報道)，又是 New things (新事物)，自然地漸成了 News 的字，如 James Grant 之說(注)並不是不實，但還沒有說完全。若依 Casper Yost 之說，則在國語的形成時代，卽文法與語格沒有規定的時代，筆者與話者欲表一自己的意思，可隨便將名詞爲動詞，形容詞爲名詞，在這種時代加了一個 S 於 New 而成了名詞吧。他這樣的說。News 一字的意義，

(註) James Grant: The Newspaper Press Vol. I)

只是「新」，是屬於英語的最古語，要究其源先那末從 *Salnicke* 的 *nova* 變成 Latin 語的 *Novus*，這是成爲古 *saxon* 的 *Niwi*、*Anglesaxon* 的 *Niwe* 及 *News* 於中世紀的英語不但作形容詞，且作副詞，動詞，名詞。其變爲名詞的複數形的 *Newo* 在最初是單作爲「新的東西」的意義，在 *Sir Thomas More* 的名著烏託邦裏的 *Not for a vain and Curious Desire to see news*。裏作爲新的東西的意義，但是不知從何時起才被用作「新的報道」的意義，據牛津 *Oxford* 字典，那末最初看見當這個意義用的是：一四二三 *Scotland* 的 *James* 第一世的勅書，可是到了被一般使用是一千五百年後的事，在 *Geoffrey Chancer* 的詩裏，當這種意義時都用 *Tiding* 一語。第十世紀版的聖經的英譯本裏用 *Tiding* 二十五次，但 *News* 一次也沒有用。在 *Shakespear* 中 *New* 用了三十八次，惟 *Tiding* 不過用了九次，由此看來以十五世紀中頃爲界，似乎是 *News* 代替

Tiding 卜。(注)

第二節 News 的一種意義

從 News 的原語上解釋，那末 News 是「新事實的報道」，但這是狹義的解釋，於現在有比這更廣的意味，這就是引起問題的導線。

新聞紙的記事，一向來就有事實的報道，與意見的發表二種，近代的新聞紙最初發生的時候，最注重意見的發表，即現在還是蟠居於新聞紙的一部分，而有相當的勢力，要區別這二種起見，所以稱報道方面爲 News，意見方面則用同韻的言詞即稱爲 Views。與意見對立存在的報道稱爲 News，這就是狹義的 News，用於現今無線電(Radio)放送等的 News 即是這個意味。

(#) Casper Yost: The Principles Of Journalism.

新聞紙的記事限於意見與報道二者這是可以的，然新聞紙像前面說的從注重意見的發表一轉而注意事實的報道的傾向，從新聞紙本來的意義看，一定是這樣的。當一千八百年末頃時，若不是 *News* 決不是新聞記事，即所謂 *News* 萬能時代。

要說這種變遷，將先述二個有興味的事實。美國的獨立宣言，是一七七五年七月四日在 Philadelphia 舉行的，這事要是在現在，是集中天下的聽視的一個大的 *News*，即日載於世界中的新聞紙上，這是沒有錯的。在日本就是現在的號外了。然而這事件發生的當時的 Philadelphia 的新聞隔了十天即於十三日始登，僅隔了二百餘哩的 Boston 的新聞隔了二十天的二十二日還沒有登載。(注)由此可以知道是一個怎樣交通機關不備的時代，同時知道事實的報道

(注) Edwin L. Shuman: *Practical Journalism*.

多麼地被新聞紙輕視。後來起如何的變化則示於下面一個事實裏。

離英國的獨立宣言僅隔了四十年的一八一五年的六月十八日發生的決歐洲列國運命的滑鐵盧戰爭，在這次戰爭裏，可以說是激戰的只有一天就完了，可是這夜聯合軍的總師威靈頓將軍督促副官直到夜間十一句鐘，還要作二封的詳細戰爭記。從戰場到海岸的四十哩間用驛馬，從海岸到 Dover 的六十哩用船，Dover 到 London 的七十五哩間又有驛馬，走到十九日的夜裏，一封達到參謀本部，一封到泰晤士社，因了這個迅速的計算，所以泰晤士於次日的朝刊能登載約四欄的記事，其中連死傷的人數也不洩溜，威靈頓是與新聞社沒有關係的人，但是這樣的努力，是因爲他是瞭解那時的新聞紙是注力於記事迅速報道的緣故。於四十時間對於新聞紙的 News 的態度變到這種的田地。

在現在，這狹義的 News 還是佔着新聞記事的重要地位，這是不容說了。

但是說到新聞紙的發達，則記事の種類是次第的分化，已不是單純地收集意見與報道這二種有限的範疇了，要說明這一點，就是單登載 News 的不是新聞紙的個性，若此則無論那家新聞將同時為一樣了。

單依狹義的 News 是不成的一點，現在將稍為詳細的說明一下，即：

第一，是運輸交通的機關的發達，所以連世界的一角上發生的事故，也可以即刻使全世界知道，無論那個新聞均能登載，往昔的那種只有一家新聞因講某種特殊的手段而獨佔某種特殊的材料的事，是完全不可能了。於東京市中發生了某種事件，經過了種種的手後，則那個新聞社都知道了。只有一社知道而他社不知道，所謂屬「特別記事似」的事，雖然沒有是不會沒有的，但是很小發見的。單依這一點新聞社終究是不能維持的，在現在得到「特別記事」的事是多麼的困難，看了從前因助腦比賴少將，而慘死的諾威探險家愛姆遜等，

南極的報道就可知道了。愛姆遜在一九一二的年底，一途下安的就到了南極的報告，至次年春天最先登揭於倫敦的 Daily Chronicle，這是愛姆遜氏與 Chronicle 間預先有契約的結果，可是美國的 NewYorkTimes 收買了 Chronicle 所接到的電報的全文，泰晤士想在美國獨佔發行權，可是不知道 Hearst 派的 NewAmerican 是否知道泰晤士的計劃而利用了紐約的時間比倫敦遲了五小時的一點，將 Chronicle 所登的電報全文用電報打到美國，因此費了特別費用和苦心的泰晤士，到底還是不能獨佔這項好材料，因 American 也登載於同日的紙上，由這樣特殊的距離遠的地方來的 News，尙不能獨佔，那末於同一個都市，或同一國家中發生的事件的難於獨佔，是無容置辯。若是東京市中的新聞紙只以單純的報道爲事，那末怕東京市中存了一種的新聞紙就可夠了。因設有幾家也都是相同的。這是不能單單依賴 News 的證實。

第二，印刷設備的發達，所以有優秀器械的新聞社，可以自由地從他社的新聞紙裏選據及轉載，設不是這樣，那末從他社得到的暗示（Hint），再急速地編成記事，也還可以趕得上的，若這樣辦，那末一社費心血的「特別記事」，可以被他社奪去，而於同日的紙上登載同樣の記事，這是常有的事。設甲社有一時間印十萬份的器械，乙社有不能印五萬份的器械，但是發送朝刊是於午前四時開始的，那末乙社最遲非於午時三時開始印刷不可，而甲社可在午前三時三十分，在此三十分間，能夠自由地從乙社早就印好的裏面自由地取材料，也許未必照這種方法去做，但總之一個社對於有優秀器械的社競爭是不可能的，這是事實。這一點也是許多新聞社不能只以 News 爲發揮特色的理由。

第三，單以新事實的報道而辦新聞紙，然能引惹讀者注意的重大的興味的新事實，不是每天每天發生的，所以有時非祇以完全不足讀的乏味的新聞登

不可，這種時期是不能斷定幾天以後才不繼續的。新聞紙的材料於一年中不是常豐富的，如在正月或七八兩月的盛夏的時候，一般名人不在中央或因其他的理由，而致缺乏有趣的材料。在歐美當這個時候祇登些什麼幾丈的蟒在那個海上出現了；什麼那個小孩是神脫身的這些預言，專寫些無意識的事件添補之，所以稱這種材料缺乏的季節，Stilley Season，「無意識的季節」。這也是不能單靠 News 的理由之一。

第四，我想這是最大的理由了。設新聞社一個個地去蒐集新事實，那末新聞社須用很多的人，需要莫大的費用，欲節約起見，所以像美國的聯合通信社有新聞的聯合，及有由獨家供給 News 等專務的通信社，及 Syndicate，因此新聞社不需要特別的才能與修養，而關於誰都能蒐集的露出新聞 (Parefats)，可以一切委之通信事業專門的組織去做，個己可努力於智力方面。「露出事實」

將於後章詳述。但前面曾經說過的「有形事實」，就是說像顯在外面的火燒，大洪水，首相暗殺等事件，誰的眼睛都能見到的，誰的耳朵都能聽到的事實。由此再進一步，漸次說到智力的方面，如前面已經說過的「心理事實」就是一個例子。美國的 Charles Dana 是與 Horace Greely 及 Bennett 並列的，均被稱為前世紀美國新聞界的三鼎足。最初他助 Greely 時，當 New York Tribune 的編輯，後來獨立創辦 New York Sun，這 Sun 的編輯於整齊的一點，是超人頭地，故被稱為「新聞記者的新聞紙」，更說是新聞記者應該讀的模範新聞紙。Charles 於一九一三年在 Union 大學的演講，極力說新聞紙的生命繫于 news，沒有 news 的新聞紙不是新聞紙，但是後來因最近通信事業發達之結果，故他這樣地說：「新聞記者可以脫離了從前那樣專集新事實的職業了」。(Emanate from all that duty)。漸次到了「可以致力於智的方面了」。

(注) 離今四十年前，Datta 已經說破了單以新事實之報道不是新聞紙之任務。知道了只以普通的新事實報道是不能表現新聞紙的各種的個性的時候，那末辦新聞紙的方法分爲二種：一種當然不必說是以新事實爲本位，對於或種事件，該社特地加一種特殊的活動。平凡的 news 靠了記者的計謀而使成爲「特別記事」，這稱爲 Play UP，或是 Featurize，這就是像近來的新聞紙於第二面用大號活字，而更加詳細地——報道他社所不能這樣重大地活動的事件，這樣地辦法，漸漸地熱化了，致誇張曲折，牽強附會一件事實，最利害的連新聞社自身也爲了事件中的人物，故意的極力製造新聞紙的材料，而這事件發展，這種在美國，盛行一時，即所謂黃色新聞，(Yellow Journalism)。在現在是完全衰亡了。現今美國新聞紙的報道也還是黃色調的，像這種惡口，是不懂美國

(註) Charles Sana: The art of Newspaper Making

新聞界最近的形勢的人說的。黃色的本家不容說是World Herald，即如Eurest系的 American 也漸次地自重，現今不是努力於這樣淺薄的事了。

新聞紙單是新事實的報道，是不可能的，故於News的辦法發生了右面那樣的新機運，對於某種事去Play it，這當然也是一種方法。但是招這種News以外的記事，這是容易且可以無限度地做，故漸注意到這層了。現今的新聞紙不問東西洋，大都採用此法。在日本的新聞上，新事報道的一種即街頭的三種，成爲「繼續的東西」，再轉爲小說講說，更轉爲大衆文藝，這是明顯的變遷的敘述。因此投報道材料與投小說講談是有同樣的稿費，由此可知道作惹人的新聞的理由了。現在如小說講談一回的稿費，低的三十元，高的是到了五六元，若每月算起來，也許駕凌一社的幹部所受的薪俸吧。

隨便拿取一張現在的新紙閱一看，立刻知道的即不論那個新聞紙面決不專

埋於事實的報道。以發表意見爲職的言論，當然仍是和往昔一樣存着，可是此外有既不是意見又不是報道，和又是意見又是報道的東西，充滿於紙面。再如對於時事的短評，讀者的訴聲，科學記事，學校記事，宗教記事，文藝記事，戲劇電影記事，關於衛生醫療的問答，關於地理的指南，法律手續的指導，更像近來在美國行的不動產記事，自動車記事等，集了同種の記事，收集在一欄裏，此外更聚集雜多的記事於雜報中，這些都是與從前不同的。在嚴格的意味上不能說是 NEWS，但一看就知是含着這些の記事。因此有罵新聞紙漸次雜誌化了的。現在的新聞涉及了這樣廣汎的範圍去蒐搜記事的材料，互爭題材的新，互爭記述的奇，是而各社均拚命的努力去選擇他社所不能學的地方。

如上面說的那種涉及社會各方面，那種既不是報道又不是言論的一切記事，除了如講談之外大部分是 NEWS 的一種，所以其總稱仍呼爲 NEWS，在

這兒的 News 與限於「新事實的報道」的狹義的是不同的。似現在通用的「新聞價值」(News Value) 的一句說，是定有否載在新聞紙上的價值的標準，未必是定其是否新事實的報道。這裏的 News 不是新事實報道的意思，是有更廣的意味。「News 者往昔是解為近來發生某物的新鮮的報道，可是近來漸漸地到了雜誌的領域裏了，苟是有興味的無論什麼事多認為 News 的一。」(注) Given 這樣的說，是完全道破了其間的蘊意了。

第二節 News 的定義

在這一節裏要說明右面所說的廣義的第二義的 News 是什麼，但是像狹義似的說明是不可能的，要多費些言詞，茲先列舉從來人所下的各種的定義來看

(注) John L. Given: Making a Newspaper.

一下…

【一】「不論什麼設有興趣的就是新聞。(Anything that interest Is news。Harsi 和 Bleyer 都這樣說。(Interest 的意義後面再說)。這不免失之廣泛摸不着頭緒，可是足以表示 News 的一詞的解釋是如何的廣大。」

【二】「背乎十戒的都是 News，其中背了第五第六二項的，是最好的 News」。有這樣冗談似的說着的人，這是嬉戲的解釋，但確是澈透了一切的意味。十戒是人所共知的即 Moses 在西那山上由神傳給他的十條訓誡，大體是說些人極應該守的尋常的道德律，然而尋常的事件不是新聞的種子，背了這種尋常的教訓而做的事，那就成爲 News 了。第五條是「汝勿殺人」；第六條是「汝勿姦淫」。

【三】Richard Harding Davis 是戰時通信員及戲曲家，是一個名人。有二

次他問自己 News 的意義是什麼的時候，他說不能下 Charles Dane 所說酌定義以上的解說(注) Same 的定義是「狗咬了人的時候不是 News，人咬了狗的時候才爲 News」。這是有名的話。可是狗咬了人的時候，未必能限定這不是新聞，若是狂犬病流行的時候，或是名人被狗咬了的時候，於新聞記事裏。有寫大號標題的必要，所以有人將這話改一下說：「狗咬了人的時候是 News，可是人咬了狗的時候是更好的 News」。綜說一句即異常的事是 News 的材料，於這一點上是與前節說的是異曲同工的冗談。

【四】Charles dane 的定義裏說「我解說 News 是一切突然的事，一切於人間有興趣的事和有充分的重要性去引惹且奪取一般公眾或相當範圍內一部分的注意」。By news I mean everything that occurs, everything which is of

(英) Harrington and Frankenberg: Essentials in Journalism.

human interest, and which is of sufficient importance to arrest and absorb the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or any considerable part of it) (注)依了這種意義，前半「一切突發的事」是含有狹義的 News 後半「公眾」云云 爲是廣義的 News Yort 說這前半的是自己的 News, (News perse)。後半爲 (News in the Journalistic Sense) 新聞紙意味的新聞。Yort 更解釋右面的定義的後半說：今天若各人遇着了一定互相交換 News 的。如說些「誰呀，怎樣了，怎會有這種事呀；等就是的。這種報近除語者自身及已知了的人的小範圍以外幾乎是沒有興味的事，但置於他們也許視爲是重要的，然於別人是無重要性的，而 News 是無限的東西，且有一般的興味，即不能到公眾或公眾的大部分去，但於瞬間也，總須捉住日奪得在足相當考慮的範圍內的一部分人的不注意。

(#) Charles Dana: The art of News-making.

【五】Yost 又續續着加一行小註於此說：「設此事件或事物其本身是老的，若是用報道方法做新後，也是News。」(What's new in the way of information is news even though the event or the matter to which it refers be old in itself)。這樣的論斷着。(注) Yost 的意思就是 News 不一定要新事件或新事實的。如當南北戰爭時南軍的總帥李將軍降伏的事，是一八九六年的事，但住在阿克撒斯山的深奧裏與世相離的世人，到三十年後才接到此報，則雖是過了三十年的舊新聞，但他們接了是新聞了。再如極地探險隊的消息，在現在是因無線電而能即日速報於文明地，但於往昔要在極地過了一冬，到明年的春天才早得到文明地來，那末在從第一報到這時候之間，世界是還沒有知道，有一種過了很久的事實，但是新的報告故仍爲 News。擴大去想一想，

(注) Casper Yost: The Principle Of Journalism.

則報道的作法若把這事做得新似的，而能引人的興趣的，則不論什麼事都是 News。前面所說的尋常事件，雖說不足為新聞，但對於這些尋常的事用了異常的方法一做，那末仍是 News。就是所謂「尋常事的異常化」。如在春天四月裏櫻花開了，這是尋常的事，可是於年年歲歲的花節，以「花」做成很好的 News 來熱鬧新聞紙，若說到花的歷史，則說到古時的事，但這花的歷史即成新聞記事。News 不一定是限於新事實的新報道的一點，由此可瞭解了。

【*】Chicago Daily News 的編輯長 Henry Justin Smith，一九二六年於 Illinois 婦人俱樂部聯合會席上的演說，對於 News 下了十個定義，但其大部分是比喻的及道德的，但由論理的說起來不能稱為定義，今舉其內比較的沒有缺點的二條。

「News 是發表少數人所知的事，是為多數不知道這些事的人的利益起見

的」。(News is a revelation of things which a few People know about made for the benefit of millions who would not otherwise know about those things.)

「News 是善惡的記錄，但與這二種的任何種都無關係的難為 News」。(News is a record of the good and the bad, but hardly ever of the indifferent)。這一條也沒有特別的啓發，其他如「News 是為療人類的飢餓的食物」。「News 是社會試驗所的望遠鏡及顯微鏡」。等而已。這些並不是誇大的引證。

【七】一九二七年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懸賞募集 News 的定義時，Missouri 州立大學新聞科主任 Williams，及 Editor and Publisher Marlen E. Pew。和「Baltimore Sun」記者 Gerald W. Johnson 三氏，審查的結果，由十七個定義中選定左邊的四個。

得一等賞者：「News 由新聞紙去分配供給識字者的消費，所以每天很新鮮

地送到市場去，且是一種有腐敗性的商品，News 於智力，及情操的，興趣的各方面，用文字來表現出世界，國，州，及都市所發生的事件，這些事件是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科學的，或是個人的，但須有足引起 數世人注意的重要的才可，其慎重的調製，成分的品質，目的的純否，即為反映製造者名譽上的信與不信，這些都與其他商品一樣的。以偽品代真實；事實的變造，News 製造方法的不精，這都是誤用公眾的信用而予一般人心的康健與威脅。

(Mike Wallach) 這定義是說公共服務的理想及蒐集新聞者的廉直，關於這幾點是勝與其他主競爭者。Wallach 博士這樣批評着。但這不過於倫理上則有多少價值吧了，以定義說則徒然長些內容也。太空疎了。

得二賞的。「News 得到了時機，就向公眾說那有特色的有意義 而足使人興趣的事故，這些是精確且公平的故事」。Louise H. Fox 這是比第一的能得要

領多了。

選爲第三等者：「News 若是隨着都市新聞紙的用例，那末就是關於新聞紙的讀者有興趣的，新的，重要的，珍奇的，和劇似的事件，或現象，及固確其預想與公開的報道」。E. W. Shimmons。這定義是不限於事件且含有應發生的事件，和像要發生的事件的報道，這一點是特異的。

選爲第四等的：「News 是指導，喜悅，通知，刺激公衆大部分和可驚駭的事故的表示。(inform, entertain, shock or thrill)」Mrs. Helen B. Leavens。

【八】Kansas 記者協會的倫理法典，是一九一〇年 Willis E. Miller 所起草的，這法典被稱爲最古的法典，其中說：「News 是不傷有智德人的道德的感受性，而是心，人，物的活動的公平的報告」。(註) News is the impartial

(註) William N. Otto: Journalism for High School.

report of the activities of mind, men and matter which do not offend the moral sensibilities of themore enlightened People)」。[道德的感性性]云云，是需求新聞倫理的基礎，同時對於新聞紙徒媚世人的尙好，只顧努力於得人歡心的今日，與新聞紙沒有指導的精神，已諷示於言外了。其他的定義都像已經說過那樣的，幾乎一致用 Interest 一語，於此超然的單獨用「公平的報告」是足珍奇的，也可看做是 News 的理想。

【九】「News 是以第一流的新聞記者所寫的且公佈的裏面，找尋滿足似的事件的報告」。

News is such an account of such events as a first-rate Newspaperman, acting as such, finds satisfaction in writing and publishing) (註) 萊文 Baltimore

(註) Gerald W. Johnson: what is News.

Sun 的記者 Gerald white Johnson 下的定義。但是被人駁說，這是太無意味的定義。而本人題着：「什麼是 News」。在專門說明 News 的專門書裏，滔滔數百言，開首就說算第一流的記者是怎樣一種態度，是做那一種材料的。更說：「找尋滿足於第一流的記者裏」。則對於事件需要十分的智識，需要不以「不純的動機去寫東西，這些事件需要有夠一流記者寫的重要性。這個定義的歸結，從最初的議論的順序看也未必一無足取之點的，惟於結論的定義一點看，若說其是 News 的說明，則不過是說明 News 的處分吧了。總之有以結果而說明本質的傾向，這是和「謀殺是該處死刑的犯罪的一種」一樣的。受無意味的攻擊不是無理的事。

【 Wisconsin 大學新聞科教授 Willard Grosvenor Bleyer 在一九一一年三月十八日發行的週刊雜誌 Colliers Weekly 裏，引用全國著名的新聞記者下

的十種定義，其共同點有三個：(一)非予讀者 *In'crest* 不可；(二)有 *interest* 的一切事物均包含於 *News* 內；(三)其價值由感着興趣 (*in'crest*) 的人數及所與這些人的興趣的範圍而決定。綜合起來他自己又下一個定義：

[*News* 是予多數人以興趣，得有時機則什麼多說的，予最大多數人與最大的興趣是最上的 *News*]。(News is anything Timly that interests a numm of People, and the best news is that which has the greatest interest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註)這個定義也是很不完全的，但說 *News* 以 *Interest* 為本位，是再沒有這樣明顯了。

以上嗶嗶地舉的諸定義，都是要說明廣義的 *News* 的。試說這種定義的人，已經有幾百了，但還沒有滿足的定義，如右面所舉的也都是說明一面或二

(註) W. G. Bleyer: *Newspaper: Writing and Editing.*

面，決不是說透了 *News* 的。這是有理由的，如前面已經說了的，即 *News* 因時代而由狹義到廣義，但廣義也因時代而漸漸前進。昨天認定爲 *News* 的，未必能預期是今天的 *News*，不僅如此，*News* 因地域而變其意義，如在美國的 *News* 的意味，不能說就是中國與日本的 *News*。若 *News* 的欲求是人間本性的呼聲，那末是由國，地域，周圍，不同的人心所欲求的 *News* 了，所以不能一致是當然的事。

還有，就是因下定義者的立場不同，也各異其解釋，如由法律的取締與保護上來定新聞紙的範圍，則日本的新聞紙法第一條的規定足以當新聞紙的說明。但從任辦理新聞紙職務的立場上看那末這個定義完全是什麼付予也沒有。所以有這樣哭着的：「合了生物學的皮味，不合靴舖的皮味」，這是當然的事。

(註) G. W. Johnson what is news.

尤其是因在定義中常有添加了些倫理的色彩，故更混雜了。倫理的色彩是必須加於 *News* 選擇上的貴重的色彩，但這是事務上的商權，須該歸新聞製造者的留心，不該加在 *News* 本然的意義內的。

Interest 的語義

由各種立場的解釋都是不同的，但是通觀以上所舉的諸說，*News* 是非給與興趣不可的，這點是大抵一致的，這裏的問題就是「什麼是 *Interest*」。

在日本語有種種的譯法，譯英語的 *Interest*，單單譯了興味是沒有興的，這是隨便怎樣日本語不能表明的，因含有種種的語義，如「感到利害」，「引興」，「心向着這一方」，「關係」，「注意」，「影響」，「有趣」，「關心」，「同情」，等等。無論怎樣譯不盡的。看了含有這些意義，似乎懂得了一個髮髻。只單純地說是有趣是不適當的。現在再深究些，再動那較廣的心。

這 Interest 爲什麼會起於讀者的心中的問題，Milwaukee Journal 記者 Spenser 博士說：「因 News 而「正確的事實及思想，可 Interest 多數的讀者」。」「珍奇的，反常的，意外的，最近發生的，是增加 Interest 是對的，但是這不一定是不可缺的條件。欲得時機的事，也不是強有力的必要。這樣地說着。更進一層說到什麼是 Interest。

「含有新問題，新形勢的事件，促起相當多數的讀者心的思慮的 News，就是自 Interest 的。供獻新問題於大多數人的記事，是最有 interest。從心理學上說 人於非考慮不可的時間以外，是不思慮的，然考慮的事，沒有過分的強力的，而有足使注意的強力而使考慮的事，是人所喜悅的。人對於起初接觸的問題，好好去考慮的，在必要的時候，更進一層去好好地考慮，但是這種問題發現了二回三回的時候，不必格外去考慮也自然地會解決了。學開汽車的

遇到非好好去思慮不可的新問題，如怎樣去動舵機，怎樣去駕制動機，怎樣去調節速度，怎樣前進，怎樣後退等等問題，一絲的不留神也沒有地集中他的注意力，可是學會了以後，那末自覺的，不費什麼考慮去駕駛，而駕駛時，又可考慮到買賣及遊玩等等的餘事。讀新聞紙的心也同一樣的。供獻有新形勢的新問題，是於讀者有 *interest* 的，單於新的期間被讀者所讀。看慣聽慣的舊問題，是不能引起 *interest* 的，對於這樣的問題，是一不考慮地放過。故以刺戟讀者的思慮的事爲 *News*，是可使喜悅的新聞」。(注)

這個解釋比較的明瞭地說明所謂什麼是 *Interest*。依這個解釋，則應時的，奇珍的，不平凡的，人家不知道的事，是包含於 *News* 中，這是當然的歸結。

Interest 的解釋，到此大概明白了吧。然而那個是有 *Interest*。那個是沒

(註) M. Lyle Spencer, Ph. D.: *News Writing*.

有 Interest 的。怎樣發生 Interest 等等，現在還沒有詳細的說明。在新聞價值裏對於 Interest 有多少的評價，可是對於根源的說明，還沒有聽着誰嘗試過。這事歸於後面新聞價值的一章內，但今先說一下。

第四節 News 的類別

區別 News 的種類，我相信不但對於辦新聞紙方面是必要的要知道 News 是什麼一方也有多少的便宜的。

(一) 硬派軟派

分 News 爲硬派軟派，是沒有論理基礎的古的類別，在今日是不用了。但是這樣地分爲二種是便利些。在現在就是，政治，外交，財政，經濟，教育，宗教的硬的。與火燒盜賊，私奔，情死，自殺，殺傷，等的街頭的雜事，和文

學，演藝，科學，無線電，等軟的。將這二種合起來，沒有一個總稱的名字可加，但常想要有這樣一個名詞。前年我被美國的某大學，（注）叫演講的時候，這樣的分日本的 News，即一個譯作 Heavey，一個是 Light，聽的學生非常奇異。有說這二個是便利的名詞，這二者之區別，已屢述於前，所以今無再加說明之必要。

（一）露出事實與心理事實

露出事實 Bare Facts，即「赤裸裸的事實」，一個稱爲困難的有形事實 Physical Facts，與無形事實 Psychological facts 對立着。露出事實，即現於外面的，誰的眼都能看見，誰的耳多能聽到的事，包含火燒，大水，噴火等。無形事實則反之，是不顯於外面的，要提着他，是需要特殊的手段與努力，如

(註) Pultzer's School of Journ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

內閣更迭前的政治家的策動，及到戰爭時列國的形勢，再小些有敢犯殺人犯的人的心的經緯等等。新聞紙還沒有到進步的時代，一切的記事都只是前者的露出事實，到後來才漸次地伸到人心的機微，描出眼所不見的人生的曲折，這是於前已經說了。

(三) 突發與豫定

何月何日要起怎樣的風波，而可以及早豫期的事件。例如帝國議會開始議爭，學校的畢業證書授與式，紅十字會大會，開國際勞動會議，大總統就任式等等。突然地發生的事件，如噴火，地震，飛行機的墜落等等。有這二種的 News。對於這二種的 News，新聞社的用意自然是不同的，關於豫定事件的準備比較的是容易，至於突發事件，平時沒有精密的準備，就有意外的失覺。但留心的新聞社，平時用像無用似的不時的用故意這種突發事件的頭緒，就從官

廳，通信社，地方通信員，外國通信員，及各部的外勤記者等處，來了很多很多。其他也有從該新聞的讀者那裏得來的，也有從與新聞紙沒有關係及因緣的人，因好意而告訴的，若該新聞社於平日，不被認為是盡職於平日，則讀者與一般世間是沒有給予這種便宜的。在歐美有叫 Free Lance 的，是不屬於任何新聞社的記者，以自己蒐集來的材料，給予新聞社，這種人有供給意外的突發事件的頭緒的事，在日本這種 Free Lance 是沒有的。在美國於大街見了受傷的人，醫生自己走到新聞社去，若是好材料時，就給與相當的謝金，這種在日本的大新聞社也實行了。

(四) 定期性——不定期性

於某一定時間發生的事，與不是於這樣一定時間發生的事，分爲這二種。定時發生的事件，大抵是同樣的反覆一下，所以欲成爲新聞記事需要記者的手

腕。例如觀兵式和大演習，是每年舉行的，而又大抵年年相同，所以單照着順序，次第，而寫，是成年年同樣的記事了。因其沒有趣味，而沒有看的人，這就是沒有前面 Spence 說的「Interests」。這樣說那末全然不能寫了。但當這時候對於這種事件每次於取材及作法都非出新機抽不可的。最顯著的例子，爲大角力與議會。角力記事單報告勝負，及力士的賽技方法，是沒有興味的，或是加入插畫成加評語，做了種種的方法，但也不過是單純吧了。隨使用幾多不同的方法，還是一見知底的。最後那家新聞社都沒有辦法，讀者的興味也漸次消失，於是極盛一時的角力記事，各社漸漸的冷淡起來了，恐怕不久定期舉行的野球與足球的記事，也要遭與此同樣的運命吧。現下美國將野球的記事，儘量地充塞了紙面的大部分，對這事頗有不滿之聲。至於日本帝國議會的記事，與角力與野球不同，至少是議關於國民全體利害休戚的國政的重要會議，所以這

類記事是不會俄然衰落的；可是往昔「日本」新聞紙的議事錄是有被愛讀的興味，但現在是不能引起了，因此議事記事怎樣做才能繫牽讀者興味，這是各社競着欲出新機方法的地方。這二三年間議會記事怎樣地變化呢，若稍稍注意一下，誰都能明瞭的。從前不論於本會議於委員會，都是追求那整個的議事錄，刻銘地報告着自開會至散會。這種作法一變爲由整個的到以各個重要議案爲主題，報告議事到了這樣地步，就是一個例子。至於不定期發生的突發事件，是易于讀者與興味的。

(五) 錄 推測 豫想

記錄 *Annals* 是以某事件現實地呈露後再記錄牠，爲新聞紙的任務。保守的英國的新聞紙，現在還續行着。無論怎樣的新聞紙在發生的當初，一切的新聞皆是過去的記錄。由此才變爲加了記者們判斷後的推測記事。這是與前

面說的由赤裸裸的事實受到無形事實一樣的。同時 News 是意見和事實互相交錯起來，這是最明晰地表現出來的踪跡。更進一步，成爲豫想記事，預想記事分爲二種：一種是對於還沒有現實地呈現的事，預報這事要起的順序。別一種是根基了預知的順序，寫了宛如已經發生似的。二者都是對預定事件而做的，屬於前者的預報，單是預報，故沒有危險的。然後者，到以後漸漸與事實接近的時候，有發現與預想非常相異之虞，故這是最危險的事。但於現在爭一時一刻的速報主義時代，設一點不寫地束手待到事件的全經過的終了，是不可能。故於公布預寫的記事，是要十分的認識至事實過去以後與那事實對照有否錯誤，這是要最賢明且正當的處置。有信用的新聞紙，對於這些點上加了人所不知的注意。如美國的通信社，比方說何月何日誰於某處演說，那演說草稿很早已得到了，並已分配於各新聞社，可是演說沒有到時，是決不發表的，後來

到了演說過了時，就發一電報於已經分配過的各新聞社：「公佈無誤」。這方法叫做 *1. cease*。若是這樣，那末比起用長文的電報拍送演說的全文是省了很多的費用了。

(六) 孤立事件和繼續事件

孤立事件於有限的時期中一次就過了的記事，如名士葬儀的光景，及關於殺人事件，裁判的確定等。即單這一點已是個完全的 *closed* 了。繼續事件是繼續到幾天，乃至幾年，事實還繼續發展的事件。今舉西門子修開德的在職前，贈賂事件(注)。

一九二四一月二十二日修開德公司的舊職員里德爾竊取公司的重要文件逃到柏林，於那裏變了裁判判決，從柏林的電報到了日本時，事件又展開了，即知道

(注)這是德國製造軍器的公司

日本海軍部內的大官受賄的事，又拘留許多的「名士」，及衆議員的質問，海軍查問員的任命，內閣彈劾案，開國民大會，最後於三月二十四到了內閣的總辭職，但事件仍不知道似的發展着，這樣的一氣不息的堪尋味的大事件，是稀罕的，繼續事件。因有利用着一種隋性而引讀者一次的注意繼續下去的便利，所以巧妙的編輯長即於獨立事件也不忽視其中的繼續分子，牽引着線頭似的繼續下去。如殺人事件的裁判確定以後，這事件已告結束。但是更引續犯人受刑時的光景，犯人家族的動靜，被害者遺族的感情等，均可供爲新聞記事的材料，由此可以找出許多材料。利用注意的情性是應注意的一點。

(七) 目擊與傳聞

目擊 News，與傳聞 News，其信任的程度是差得很大的。新聞記者由目擊而得的材料，於突發事件幾乎是不可能目覩。大概是事後的傳聞。於預定事

件同樣是人類的眼去看同樣的事，而熟練的外勤記者與初出茅廬的記者所注意的地方是不同的，故於做好了的事裏的好壞之差是很顯着的。在日本設於什麼儀式與集會禁止公衆傍聽，而拒絕新聞記者的列席時，事務員且對新聞記者說不能列席，記事材料以後由詳細組的人告訴你們，或是給幾張印刷品。這是對新聞記者的大侮辱，新聞記者是只蒐集誰都能知道的顯露事實「爲重」的，這是往昔的觀念了。目覩物而決定其是否新聞的材料，這在老練記者的特殊眼光中一看就知的。「組」的人是不明白的，這樣一種顧客所招來的材料，大概是出席的人數，重要人物的人名，幾點開會，幾點閉會，秩序，這些極乾燥無味貧弱的東西吧了。爲要得這樣的東西是無須故意派新聞記者去的必要。在美國當有大會集會時，這些職員中有一個公佈委員 Publicity Committee，大的公司常設着這種職員。又有受各方的委任而以此職業爲任務的，稱爲公佈代理者

Publicity Agent。這些事總是由新聞事業有經驗的人或通曉新聞界的人當的，是一種供給應為新聞紙材料的專門事業，所以與右舉的職員的說明不同，隨便怎樣總得苦心去寫成新聞似的記事，雖是這樣，但這種公佈業者所送的材料，新聞社都不歡迎的。近來且聽見征伐公佈運動之聲。其理由一個是，這種材料總是廣告宣傳用似的。另一個是對無論那個社都送同樣的文字，故當然難於成爲一社獨有的。更有一個重大的原因，即不是新聞社的特派記者所目擊，及由優秀的判斷所得來的材料。其注重記者的「目擊」到了這種的程度。

但不幸目擊材料是限於預定事件，故其範圍比較的狹小。新聞紙的 News 大部是由傳聞而來的。

第六章 新聞價值 (News Value) 與其由來

News 未必是一定限於新的事實，前面已經說過了，News 的要素是須予讀者與 Interest，前面也已經說過了，而英語的 Interest 是什麼意義，前面也說過了。

看了這些說明立刻顯浮在人的思索裏的，即 Interest 不是任那種 News 都是平等均一的給予的，因有多少的分別。即因材料，作法，編輯法，而有予讀者 Interest 多少之別，為評其價值之多少，故不久即使用新聞價值 News value 一語，新聞價值就是判斷採錄於新聞紙的 News 的價值的多少的標準，即這記事與讀者 Interest 的多寡，亦即 Spencer 博士所說的「依刺戟的程度

如何」

第一節 新聞價值的基礎

「新聞價值」一語，是常被人使用的，但是其價值的基礎如何，這問題到現在還沒很澈透的人。今試述新聞價值評價的基礎，須先從論理的新聞紙的特質說起爲便利。近代的新聞紙形式上的四個特質，已列舉前章，但其中印好一張大幅的紙的一點，在一切的宣傳品，招貼，*Poster*，也都這樣的，不一定是只存在於新聞紙內的特質，活版印刷的一點，在今日一切的出版物也幾乎全是用活字印刷的，定名的事，不論書籍雜誌也都定的，定期刊行的事那末雜誌或預約出版的圖書也都這樣的，這些都不能說是新聞紙的特質，若說是新聞紙的特質，一定須單存於新聞紙裏的，而不存於其他任何那種裏面的，但是有這種地

方嗎？

有。是叫什麼呢？第一，是急速的定期刊物；其次是急速的遞送。急速是從比較程度上來的問題，說甲比乙快，乙比丙快，是可以的，絕對的何者急速，何者不急速的標準是沒有的，但是新聞紙的日刊比起週刊及任何出刊物是爲急速的定期刊行，新聞紙印刷完了同時就發送，這是比任何出版物都是急速的遞送，忽略了這二點根本的特質，那末新聞紙的任何事亦不足論了，這是我自信的。即煩惱的 *Zeits* 的定義若說到這二事的考 中，那不是也格外易於講解嗎。

原來世中的萬事萬物，發現其特質後，就善於利用，而這比什麼都自然，且有意義的方法，因這個方法，一切的進步和發達都才能期望。如煤，木炭，有燃燒性，故供爲燃料，肉類蔬菜富於滋養分，所以用作食物等事就是

的。因蒸汽有澎漲性，故瓦特利用之爲動力，因非常高速有上昇性，故拉意德兄弟想出飛行機，生來力強的就做力士，如教授幫助勞動的器具與工人，也就是這個意味，而新聞紙也由於用這二個特質，而新聞紙的自然發達的路開了。

一 急速的定期刊行

人通常於一天吃三次飯但若吃三次飯，則於這回的吃到次回吃的時間內，能消化或不能消化總也要攝取新食慾應起分量與性質的程度爲止，於朝食喫的東西，到了晝食時，還沒有消化，所以對於晝食的食慾也不起了，這是決不能說朝食是好的。新聞紙於每天均刊行的，今天的新聞紙一定要是一種使於今日中消化完，不停滯到明天似的東西，要是週刊，那末裝着使能於一週間內消化的東西，至於日刊的新聞紙須矢在弦上似的急速地供給於一天中不能消化就要腐敗了似的東西，這是當然的任務。用這樣的方法，那末是賢明的日刊